

藝文中之二

記下

重修崇文堰記

國朝邑令

張立中

舉人



自古學校之隆替視人文之盛衰人文之盛衰又視學者之所積所積日深則山川之所瀦蓄亦將大洩其奇以助斯文之盛是故時命聽乎天形勝因乎地而轉移則必藉乎人事持此以徵邑崇文堰之成猶信堰創始於前明督學王公其地承竹山烏溪之委滙爲文瀾土之決科者時驗其成毀以覘文運近因科名稍替邑人士改修學宮復移建書院於龍河門外余來莅茲土適董其成旣又徵之邑乘謀復是堰議

改舊跡甃石爲久計學博魯公亦以爲言而汪明經有燦卽引爲已任鳩工伐石器用具備始事於戊寅之夏訖工於己卯之秋旣成甃石請記其顛末余方逡巡者久之適秋闈榜發李君榮陞以第六人魁其經同舉龍君鳳祥則明經之女孫夫也一闈兩雋蓋自壬午至今凡再見云旣二君來謝汪君復徵予文予乃揖而進之曰於戲天道無不驗而乘時者在人地氣無不鍾而毓靈者亦在人斯堰之源其初亦僅可芥舟而已及其障爲迴瀾瀦爲大澤遂足以壯一邑之人文然使受任者或怠厥事或事成而卒無驗則恃天命與地靈者其說將有時而窮卽幸而舉矣而不如二君之積學敦行則猶不足以明吾人事之說使奮進者益鼓其氣然則非汪君固不能善乘斯時微二君又豈能遂鍾斯地之靈也哉蓋天地人三者合以增重斯堰也而吾與學博公乃共觀其成爾雖然吾聞水之流也惟不息故可大亦惟不息故能久人事亦然二君年少而力學方進未已而汪君又將終始其事蓋皆未能量其所至後之任事者使皆如汪君其人繼起者又皆得如龍君李君其人相與久於道而大其歸則其所至宜愈無窮也其益深其所積之者而已矣諸君曰然旣遐遂記其語以復於汪君俾刻之石爲後之盡人事者勸焉

重建吳公講堂記

署袁州府

廬 崧

古之君子其自治也重以周其出而治人也隨時盡分實有裨於民生國社之故故能功在一時澤及百世謳歌俎豆久且不忘此吳公講堂所以一建再建而不能已也康熙癸丑歲公宰萬載甫兩月值滇寇陷長沙而袁州盜起欲挾民從逆人心洶懼公不爲動初棚民之居宜分萍萬者苦弁將據三關以叛至是應滇寇公潰圍請救復率家丁訓練鄉勇城賴以全適滇游兵破上高宿白良勢將及城公夜襲之突壓賊壘斬獲無算寇憚之百計啖公公縛使獻其書

聖祖仁皇帝勅曰忠貞可嘉寇平公輯流亡賑荒歉蘇積困清田賦

與民休息此其事彰彰在人耳目間顧公當兵燹之餘而邑之人文猶惓惓焉於北郭外辛氏居額以叢桂書院招致能文之士肄業其中凡所作育皆以文名盡瘁五年內擢中書萬邑人士戴公之恩而不克留也爲建生祠以奉祿位是爲吳公講堂蓋在北城內康樂坊云丙戌二月崧署篆袁州敬念我

皇上置守之重體上憲用人之心凡有關於郡治者不憚瑣細以求其要而於文廟及先賢名教之地尤所兢兢宜春學圯則躬率士夫修治完固昌黎書院立則酌定章程加增膏火獨郡志所載吳公講堂者崧至萬載而拜謁無從焉邑令翟公廷法曰前令於雍正癸丑年已改建

上諭亭奉公於賢侯祠邑人士屢請復而未能也因集紳耆而延
訪焉衆情踴躍咸圖所以復之者爰據紳士巢起崙鄧鉉郭
至剛辛樹檜辛衢等四十餘人所請爲之轉詳而復建焉時
公文孫今大中丞來撫江右聞而檄止之而紳士耆民感激
奮發勢不可遏卜地於學殿之側庀材飭匠庶民子來時新
守至而崧已赴任蓮花廳矣今年春復奉攝袁務而講堂落
成已六越月中爲堂後爲寢左右爲房前之左右爲廊又前
爲門階級垣墉旣堅且好丹漆黝堊有光有輝是可以妥公
之靈而告天下後世爲官者矣公方宰萬時亦祇盡其職分
之所當爲耳豈知一時之政感之深思之永名宦列傳賢侯
有祠而邑人猶懇懇勤勤墜而復舉廢而復興如今日也大
中丞以閱兵臨萬載紳耆塞道童稚歡迎堂已落成因命爲
諸生肄業所瞻顧棖桷躬拜几筵如見如聞如不忍去觀者
咸歛歔感歎以爲榮又豈宰萬時所知也然而維天篤慶錫
福流光維誠有孚凝庥集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天
道昭然民彝不泯君恩宗德惟德斯承願以告天下後世之
爲官者堂故有紳士辛受錦辛受載辛汝岐等捐田共一十
六畝今其後人辛衢辛金壽及辛汝岐等復行捐入仍爲香
火之奉又王錫侯捐田八畝浮橋會王都會等捐田一十八
畝四分具詳於冊掌之學官以垂久遠乾隆丁亥仲春

遷建文廟記

汪朝祖邑拔貢

從來興造既畢例記其事而於廟學為尤重余嘗讀唐昌黎韓公宋眉山二蘇及我江西文忠歐陽公荆國王公文定曾公盱江李公象山陸公諸碑記下逮元明名作如林其於古帝王設學明倫之意教育人材之方崇祀先師之典言之皆精切詳明迄今照耀簡編彪炳宇內矧乎尚哉後雖有作莫可及也已今年秋余邑遷建文廟成邑諸君子謂宜有文以志顛末謬屬余余老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謂余何諸君子曰是役也先生身與其事者久願有以紀其實余乃據實而質言之邑文廟創始於趙宋間厥後再遷今址地廣袤明

洪武初建學於東偏下截越數百年危興危壞最後重新於國朝雍正癸卯春殿堂門廡諸制具備顧其地勢湫隘蠹蟻滋生未數十年棟梁俱空榱桷並圯邑紳耆相與太息僉謀撤而新之遷而大之相彼西偏前瞰綠水後枕高阜厥土爽塏厥位面陽僉曰遷是地為宜於是有貢生高嶸者首捐六百金監生王家塾亦捐四百踵起者各捐助有差乃購木於鄉伐石於山陶磚瓦於野募良工於遠郡歲壬申羣材稍集工匠畢至興工於三月五日越明年癸酉擇吉豎柱因例應詳報邑紳士屢呈請而邑侯朱難之至再三乃遵府檄通詳報可士民咸喜工匠競勸首建大成殿柱皆巨石梁選名木塗

以丹漆飾以金碧其堅緻雄麗宏厥軒豁他郡邑未之有也殿之後爲崇聖祠殿之前爲露臺臺下爲甬道俱礱石爲之甬道左右爲東西廡廡下爲戟門崇廣深邃視殿稍遜上有樓樓之上窗櫺四週光明洞達登樓遠眺山川景物如畫門之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門之前爲池池廣而深中跨石梁梁兩旁繚以石欄池之上左爲禮門右爲義路池之下礱巨石爲櫺星門門前爲屏牆開道德二大門其諸位神龕及崇階峻級俱用石者圖久遠也於東廡牆外構明倫堂及頭門堂之後建儒學兩齋各二棟又於西廡牆外建忠義節孝二祠廟內外橫直路及圍垣皆砌以巨石凡所作皆堅實精

密而廟學以成是役也締造經費通計一萬兩有奇始事於壬申季春訖工於丁丑仲秋維時邑侯張公莅萬甬暮威惠並著政修事舉睹斯作之成不勝欣喜與儒學魯公藍公以其成事具詳上憲焉吾因是知天下事惟難於慮始耳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夫以小邑而興建大役非常事也宜其懼也乃以六載勤勞成一時盛事是豈偶然哉後之覽者知遷建之維艱念成功之不易時加修葺則斯作也庶幾垂之千秋萬禩而無倣矣茲役也提調生員汪發楫貢生高峻會計生員郭治清監生閩鳴鶴掌收樂助生員辛廷臯武舉宋拔監生巢起隆生員汪發峻胥袞郭秉毅

按貢生巢起崙募勸舉人辛廷芝王都毫督修生員周繼盛
職監辛衢共矢公慎協力同心始終不怠是皆可嘉也例得
備書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孟冬月

新建龍龍山公祠記

邑教諭 魯 鴻 新城
進士

吾盱江李泰伯先生作袁州學記明國家教學之旨謂治則
當譚禮樂以陶吾民一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
死孝儒者至今聽其言袁人士莫盛於明代其克踐斯語者
三人焉於宜春則袁江督繼咸分宜則黃太常子澄萬載則
龍長史鐔龍公在建文時未嘗與太常同與軍國大計然爲
晉王長史護衛官軍屬焉靖難師起所在多煽動徵兵於晉
公獨抗大義不與文皇踐位下錦衣衛詔獄不屈死乾隆二
十四年秋鴻與孝廉辛君廷芝同有事於郡志讀公傳唏噓
者久之辛君曰龍公爲吾萬圭臬而祠廟闕焉何以使學者
感奮而興起此亦先生之責也考前明知縣畢公懋良欲建
祠於文廟右偏不果

國初曾奉院道檄建公專祠又不果衆志之不勸與時未可與
何宜然而久不然也暇以語明府張公公曰吾念茲久矣顧
萬自重建學宮以來歲有興作亟於役費於財若何而集事
因以復孝廉辛君辛君曰往聞學校中巢君汝成聞君成忠
與吾宗汲與試文酒徵逐相樂也嘗慷慨建議欲爲龍公建

專祠而今已矣九原不可作矣姑就其子弟而謀焉則皆應
曰諾不敢忘乃選地於明倫堂之左巢生起隆聞生儀辛生
樹芬童生辛廷禮醵白金若干鳩工庀材經始於二十五年
正月某日落成於六月某日堂寢房輿規制具備辛君曰宜
人稱江督公曰袁袁山則長史公亦宜稱龍龍山且志高山
仰止之義也龍山者萬載城內山名亦諸山之鎮也公死節
迄今數百年而能令邑之士夫奔走趨事新廟翼翼可以教
天下之爲人臣者矣巢生等勇於爲義而不忍沒其先人之
志抑亦可以風邑之爲人子者矣茲舉也雖非大興作然協
諸義而協將以助先王教學之旨豈徒以公爲有光於龍山
而祠廟以焜耀之也哉祠成公子姓龍躍乾等捐薄田若干
以供歲祀附書之以志不朽

龍河書院膏火田記

魯鴻

國家萃髦士於學校月試季考董之以其官又慮藏修之無所
也命守土吏得別建書院選生童肄業其中以顓一其趨向
所以風天下於學者甚至萬載故無書院乾隆九年明府嚴
公在昌始建於縣治後龍山置田若干畝歲廩以租入焉二
十年邑人士以近市多喧遷書院於龍河門外時爲宰者奉
文建普濟堂割書院之田贍之師生膏火歲取給於學田中
纔五十畝今明府張公立中莅任殷乎造士因諭於衆曰郡

治昌黎書院田十餘頃太守陳公興釐有方聘名師禮學者
絃誦於今爲盛萬有書院而田弗充其何以仰稱上意胥君
袞遽捐田十八畝七分有奇楊生之洵遵父維鏞遺命捐田
十七畝有奇而徵予言爲記予曰凡無其事而食於人者非
民之窮卽其蠹焉者也自君子觀之二者皆天地之生物要
不可無以遂其生耳獨至於養士則其道有進焉者士之官
於朝者祿必稱其功學校之士砥名立行則皆其所自爲而
優以廩膳邑之士夫又能推廣朝家之意而不責其報皆所
以厚賢而禮異之豈以爲賜卹而已哉然而萬載士風好行
其德素矣民之窮而蠹者皆有所歸或且置田以贈之而未
有議及書院者豈福利之說中之與胥楊二君獨能勤勤於
此可謂知所本者矣抑吾尤願肄業其中者明此義也士必
修禮陳義厚於自養而後無負乎養士之典不則名雖士也
殆亦民之蠹者耳使流俗謂膏火有田徒爲賑卹貧士之具
實應憎且羞矣多士勉乎哉

馬腦山房記

魯鴻

馬腦山房者故孝廉張君本初與其友肄業之所也凡十三
人其地背郭面流山勢駢巖然累而下故名十三人者總
角同師長以志行相矜許愛此地山水佳構書室一區講道
談藝無虛日其子孫卽後圃爲堂如祠宇制巋然十三木主

在焉自張孝廉外龍諱長蕃楊諱維鑑彭諱淶辛諱繼攀辛諱汲汪諱朝宗宋諱啟泌龍諱臣勳辛諱受捷余耳其名也久康熙中萬邑士風淳樸無浮僞馳騫之俗而十三人者尤砥名行盛意氣慨然思有所建豎於時里黨平居相議論謂拔茅連茹可坐致通顯自張孝廉下第以鬱奇死於北諸君子出賻扶櫬歸而葬之相對愴怳如醉夢而曩時豪上之氣不知焉往矣厥後或相繼以沒或混迹升斗或老且病今惟三人在耳其齒最少如汪君岷山者且皤然七十有四岷山於余爲選貢同年余聞其勇於爲義邑有大事恒倚以爲重今踽踽族黨中漠然無所向卽一人之身而前後盛衰之故如此可慨也然諸君子之子孫皆篤於氣誼余嘗見辛孝廉秀圃於岷山所侍坐立維謹皆得事父執之道距諸君子之風不遠也人倫有五遇不必盡隆卽觀人者不必遍稽也篤於其一而其他可類徵焉諸君子以朋友爲性命則其天性之肫摯與夫平日之所講求可概見矣今合而祀之子孫仍讀書前榮懷見後聞孝子之心也儼提命於先生師友之隆也此禮雖前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豈徒爲名高已哉張孝廉諱明德往歲一等自一名至九名皆十三中人邑人至今爲美談存者岷山名朝祖韓名大學郭名達

文明塔記

魯鴻

離為南方之卦火性炎上而必上之以山乃能光遠有耀故
聖人觀於賁而得化成天下之道焉萬載學宮位南向前有
筆架山江水繞之而文筆之峯尚闕傳故塔在城南烏溪址
廢無可考乾隆二十一年邑士改建學宮廢萬金易生瓊依
形家言謂必建塔乃稱遂首捐七白金其友人辛衢等共捐
二百餘金選地於南城外而累塔焉塔七級高九丈餘莖濶
二丈三尺以漸而合中虛明可瞰既成請余定其名余曰隆
起於地上者皆山也山之銳如立錐者於五行為火位又位
南名之無以易文明萬邑文事頗盛於前代今稍稍不競其
所以曠然而大振其卑靡之習者必有道矣譬之塔焉厚其
基址無以九仞虧一簣則高大而光明士之蘊諸心見諸事
而尚以為天下國家用者皆文也有敦艮之體有光輝之用
登諸明堂喬喬煌煌諸生其亦觀茲塔而思所以賁諸身世
者乎若徒謂為風氣所關文明有塔而邑之雋春秋榜者駢
肩接踵則非予之所敢知已易生曰然遂書以為記

龍河書院記

教諭 辛廷芝 邑舉人

龍河書院舊在龍山官署後仁和進士嚴侯在昌莅萬十三
載廉明勤慎政治肅清陞任之年捐廉獨建以惠邑之學者
乾隆丙子邑士汪朝祖郭治清汪發楫聞鳴鶴鄉耆龍德彰
張之球等以其地近市塵喧囂不靜不便肄業呈請倡捐始

改建於龍河其地距城半里許三面倚山前臨長河中有山水佳趣向爲辛張二姓業以邑人士思振文運因售得之其書院規制悉仍其舊中講堂堂上架以高樓前頭門次二門後內廳左右學舍共十二間周以垣墻庖湏悉具自孟秋及仲冬告竣夫學問之道靜其要也舍靜而求人聖人之道猶越川而自廢其舟楫登山而自絕其途徑也夫豈可乎莊周云大山深林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內不自鍵而徒借資於外無益也至人亦曷嘗擇地以臨哉雖然初學之與聖學境地不同矣操持未定一涉紛紜錯雜之會非感於耳卽牽於目縱欲勉強鎮定恐善學者終難有功惟置身於幽閒靜肅之地隨所誦讀要自有得則制外養中亦學者學問之一助且斯地也舉目澄觀無境不佳至絃誦之聲與河水相吞吐鳥鳴花放悠然有春風沂水之思此在學者之自領耳矣

乾隆丁丑孟夏

重修城隍廟記

辛廷芝

神有功於人人必祀之城隍之神功於民也大合一邑之民物水旱疾疫盜賊悉資保障是以歷世奉祀唯謹自洪武二年詔封爲公侯伯爵有差厥位旣尊其神又最靈萬邑城隍廟明正德九年邑人義宰辛公潤獨力捐建山陰朱外翰憲記越崇正十一年合邑重建邑侯西吾韋明傑記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廟遭回祿劉侯體元倡士庶更新之邑貢
生辛公劄記歲久廟寢門廊神像皆朽壞乾隆三十八年西
川進士楊侯長佐莅萬廉明且勤見廟宇濕漏無乾淨禮拜
地因歎曰廟壞如斯奚足妥神神致多福以安我萬而萬之
人竟坐視神不安其位非所以答神貺也余雖初蒞茲土願
捐廉爲倡邑士鄧君鉉等承侯意偕同志十餘人董其事撤
其舊而新之邑之人知其克矢公慎也咸踴躍捐囊焉鳩工
三載規制初就而鄧君歿於是起而疑之者告余曰聞人
有功於神神必佑之今鄧君年耄勤勞竟不能假彼數載親
睹成功豈神不佑耶余曰不然正惟是乃見神之所以爲神
夫天地無私陰陽而歲功成聖王無私賞罰而中外服鬼神
無私喜怒而鑒臨赫城隍之神代天地聖王以宰民者也謂
有功於神神必報之是以私交也此與貪墨吏暗地受賄囑
妄予人以禍福何異古者聖人設神道以立教非能禍福夫
人之謂其謂人能確循人道而無所於苟如父在斯孝君在
斯忠兄在斯恭友在斯信盡孝弟忠信之實積於衷施之於
行乃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倘不遵人道之正祇藉神力之
顯應雖朝夕焚香翦牲匍匐於神坐之前祝曰神其佑我神
其佑我神且厭惡之尙望其降爾福免爾禍乎今鄧君體楊
侯意爲此非有所祈於神神豈有所私於鄧各行其正子奚

以私心測神聖為疑者聞言乃釋今廟工告竣視昔有加黜
堊丹漆金碧璀璨巍然煥然其所以妥神者至矣興工於乾
隆癸巳之春告成於丙申之冬費數千金有奇首士諸君命
余記之余曰此百年來盛舉也誠不可不記第敬神之道懍
於屋漏世俗鮮克知之今共曉斯義知神之所重在此而不
在彼於以各安人道所宜行而神自歆之毋徒奉一炷香以
為我邀神者也余記修廟顛末并記釋疑之言以此襲事諸
君勤勞久皆備書乾隆丁酉冬記

田下郭氏義塾記

辛廷芝

昔范文正公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蓋其學本聖賢之學
故其行為至公之行及貴顯積所賜祿為義田族人賴之吾
邑田下郭氏慕文正之義謀舉立義學出其祖南軒綠陰二
公遺金各七百兩因而欣然助五百金者有若宗國正南二
公捐田五百把者有若裕才其次以百以十以兩計者百餘
人得金約數千遂購田二百餘畝為膏火貲創義塾於南壇
側橫若干丈直若干丈中建講堂堂之後有廳牕櫺洞達廳
後闢花園堂前左右迴廊中闢門皆軒殿堂之旁翼為齋舍
五十餘間曲而通奧而明門前鑿池以觀魚躍周垣玲瓏見
遠山如畫庖漏備具極藏修遊息之大觀也其經營調畫則
名都惠和砥中三君之力居多及告竣諸君請記予謂人才

者國家之本培植者造士之方今郭姓不下千餘家諸君出至公之心進一族之能文子弟日課以聖賢之道儲其才以爲當世用仰體

國家培植人材之意誠知體要者矣先儒云師道立善人多子孫賢族將大往者郭敏齋翁創綠陰書屋以課後人其時南軒綠陰二公皆以文名大顯於世今子孫建此義學則其顯發不且後先輝映乎哉經始於乾隆丙申之春落成於己巳之冬費白金三千有奇其捐助及勸事諸君併田畝莊所另著於碑以垂後

龍江橋記

本府知府李允性

萬載縣治東北里許龍江渡風濤不時弗利於濟殆數百禩一旦偃虹於其上蜿蜒巖嶨然自洪之分寧筠之新昌東西過者如堂適閨相與怵且謠曰拯我顛隳兮辛氏之庀善作善成兮是父是子辛氏者邑人故幕官琿其子今職監衢也先是琿於乾隆辛未規易渡爲橋築椽逾年病且革囑衢曰善雖小無闕其心力雖拙必潰於成衢月節歲儲贖其役於庚寅越五載甲午長至始告蒞事橋之洞五廣約三尋修三十四丈八尺有奇凡糜白金三萬餘兩一手足之烈蓋其難哉旣里老來狀其事於縣遞上之大府以議敘請衢聞再三辭察其意非僞讓者無已請旌以匾則辭愈力曰微寵噉名

胥非先人志且衢幸無負墜言而已他何覲焉噫辛氏僅中
人產耳隱情病涉世僞厥功程子所謂存心利物於人必有
所濟不其然乎且其讓善不有蓋又加人一等爰記其歲月
琢石以詔行人後之慕義者必將有感乎此而俾之勿壞云
平曠書屋記

知縣

李榮陞

邑進士

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兩端之準也於人然山水胡不然記遊
之籍汗牛馬責其毫髮無憾者名勝難言之况僻壤哉舊苦
大曠山巖峴過輒掩目家人更以問舍爲鄙柔峯曠壤悉他
歸年居半百從兄弟授先人薪土以此自聊焚劂芟植旣雨
旣暘異日過之巔者蓋張禿者纓披不惡而美轉拒爲迎試
進探其奧得坪焉級而左之再得坪焉辰向而睇後辰前砑
兩抱洞若川橫嶺互相依不捨高明遊息之觀粗具於是授
意山民迎東曦立把茅爲耕讀庇園林渠沼其成以漸亦久
已置之耆艾逐食萬里攬山之宗過飫生噓投老歸來譬之
病後虛空所甘蔬糲他不樂聞間過有力者柔曠之墟淡如
也噫山之美惡有定而無定人之愛憎益奇而益常豈不亦
以時哉或致詰曰如翁足蹟半天下又多嗜奇何由拳拳足
蹟間固舊所不滿也鄭重學徒而爲之說吾弗解請揭此義
以對嘉慶丙辰記

過大榆壺仙二山記

李榮陞

東西相望行李往來下出腰肋前後其中隆土成峯三巨石爲之冠焉戊寅八月予自岐源來登秋霽天高極望數百景與意并益紆路以窮其勝山之陽谷泉十數其偏西者合謝山諸流以南至於白良爲錦溪可堰以行觴溪之上下聚落數十百家在元時黃氏敖氏衣冠甚偉與草廬道園遊者數輩主齋歐陽氏橋記云水源於錦山今以地求之卽謝山也然未有舉其名者連山北盡引趾坦然遊意有餘明日辛爲霖龍文采來會遂取徑於壺仙其巔亦有石孤撐可怪昔之人常規爲宮以祀之文或爲狐仙綴文之士畱咏焉壺與狐字易混不知何時宮廢碑毀而山名爲土人所訛莫有正之者噫萬載爲江西僻縣山川人物罕見稱於前代然吳虞歐陽之文章翰墨所以賁當日之間巷而傳於本集者亦多矣僅今數百載記刻無一存土人尙不識諸公爲何如人况於附在交遊如黃敖諸子安能傳其恍惚哉至於謝山方山二氏之誕幻傳記固已不道餘波爲大巫狐仙其說尤鄙易爲擯斥然其家口耳相承卽爲故實至今勿替而益張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十室之邑必有人焉今流俗之所矜重者乃如此可歎哉

鄧公嶺經行記

李榮陞

太溪導源鄧公嶺自高村西上可五十里砮谷層峯鳥道一
髮其嶺西則瀏陽北則寧州跬步之間流分數郡攷之圖記
卽首裨之前茅也峯有金架銅陵松光珠斗之勝棚寨連結
百十里僑民資竹紙以生歲賦主息十之一然習尙獷詐不
時收則不可得償山旣深不可悉繩以理道壬秋之季朔甲
子予從四兄入其峒戒之以期而坐督之已而兄以病歸地
都無可與遊者咿唔稍倦啟戶卽登山入秋益深如繪之花
實隨步升降蟲鳥各專其樹隔峯酬響峯不忌人山空夜闌
作戶嘔啞四起間叩所經行多泛瓊海涉臺灣泝巫峽登峨
眉者揚摧風景闕然可聽吁二百年前此山莽爲盜窟自先
祖從銅鼓公盪平以來始貸其弃地今太平積久人得免於
蛇虎之虞而稍蒙其利奚嫌於久客哉壬午東歸裝道以一
夫取高徑東南行越大西院升降凡三十里至黃皮絕頂積
陰冥冥僅南東數山青浮如側修鱗於巨海然北自黃蘗以
上峯峯魁岸如欲進軋者大圍尤高橫無匹此外周天黃暈
下濁上激雲霧勃濤無風捲收不能測其變矣庵無壁瓦規
石如城垣木累其顛以禦衝飈云按黃皮小木也南楚多以
名其山見於水經之注字亦作黃檗見劉後村集流俗不知
乃以爲黃皮二女仙也而祠之癸未晦晴霽謝山出於足履

下東行二十里經其觀高谷寬平傳爲東晉時羽客謝仲初
得道之處仲初本山下人嘗往來閭皂華林仙蹟甚富而升
遐於此好事者比之俗家衣錦唐時至爲帖目以試南宮之
士今像設乃爲王公服更稱靈運因靈運襲封康樂而訛合
於仲初可怪也七星池煉丹爐試劍石距觀俱不遠讀書臺
在頂南東眺望極佳楊誠齋贈劉長者詩所謂祇借謝仙雲
鶴駟者卽此其詩本集未載東行十五里至烟竹山甚環澗
甚駛長者遺園在焉劉後村詩燈與鄰通眠未易備極莊家
之態衝暝行七里出高村甲午七月晦

重修文廟崇聖祠記

主事 辛文彬 邑舉人

邑文廟移建於乾隆壬申距今四十餘年矣聖殿四壁悉甃
文磚厥柱以石枅楹榱桷完好如初惟殿外牌樓雨淋日炙
年深質朽旦夕間摧壓是懼而崇聖祠木柱盡滋蠹蝕值邑
中建考棚諸首事先將牌樓拆卸擬鳩工庀材急修葺而力
未暇也嘉慶五年彬告假歸周覽上下惕然不安適考棚工
畢卽與首事謀之諸紳士之有力而好義者慨然捐輸自數
百兩至數十兩不等計得金八百有奇慮不敷議收考棚餘
金以助旋將崇聖祠撤新之地基填高二尺柱易以石締構
堅緻大成殿牌樓雕鏤丹雘巍然煥然其餘廊廡門檐上下
兩旁缺者補之剝者更之無不慶廟貌之重新也因思我邑

自昔廟制規模宏敞爲郡之冠迄數十年樸素渾堅無改於
舊此先輩創始之功也間有朽壞諸君葺而新之復可資崇
祀者之瞻仰而我邑侯仰承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至意消吉敬懸

御書聖集大成匾額於廟中諸生以時習禮其間瞻仰雲漢涵泳
聖涯必有鼓舞奮興思所以樹立者風氣蒸蒸日上益光於
前是所望於有志之士已興工於嘉慶六年七月越明年七
月告竣同事囑彬記始末敬浣筆書之

來秀塔記

知縣

袁廷鼐

邑舉人

白良在本邑爲北鄉山川暉媚田疇紛錯先君子曾記其勝
概蓋造物秀靈之氣之所磅礴而蓄積有由來焉顧山自謝
山北折而南水自黃田江順流而東至毓秀橋下象鼻山則
吾鄉水口也形勢家謂宜山上建塔以鈐束之俾秀靈之氣
益完固而人材之異必有人金闕登紫閣鵲起鳴

國家之盛者且趾相錯也先是乾隆戊辰春先君告養歸與鄉
耆獻敖公宜也有義李君榮及世勲暨予伯兄家珍廷瑤合
謀之而卒志焉未之逮蓋時爲之也距今六十年乃克舉其
事塔成來請名於予予因之有感矣予惟先君領壬子鄉薦
丁巳試禮部瀕得俛失僅以明通副諸進士後而敖黃諸君
經術湛深稱名孝廉皆落第不獲展蘊抱予老矣又功令作

縣合者不得復上春官然則所謂入金闈登紫閣不重有望於後來之秀歟因名之曰來秀塔顧予有不能已於言者冀後來之秀益礪其志勤其業象塔之層累日上則塔之靈也亦修塔諸君之願也若謂有塔不患金闈紫閣之不我屬也而德不加立名不加修學問文章不加精進則塔不任咎也而亦修塔諸君所不願也則凡爲吾鄉後來之秀宜何如孳孳兀兀以應斯塔之靈而副諸君修塔之意也夫是役也倡其義者某也從而和之又從而始終其事者某某也塔凡七級經始於嘉慶十四年己巳越歲庚午落成計糜金錢如干合有記其捐貲以勳盛舉者例得備書嘉慶十九年歲舍甲戌春正月

興賢堂田記

代邑令吳

教授

辛炳晟

邑進士

文風之各出也視地氣爲豐嗇而鼓舞必因乎人事蓋有同隸一布政司而踏省門應舉一邑或不過十餘人道紆而費無出卽水陸四五百里之程寒素猶難之杖策走長安更無待問故每有宿學妙才守燈火息意風簷者人數差而科名因以消長此萬載興賢堂田租之所爲設也田之起自嘉慶四年來前縣虹橋君創建考棚繕冊勸輸維時土著入者十之七寄籍入其三輸者旣踴躍董事者相與杜分肥戒妄費節縮有方迄考棚蕝事而金有餘以考棚之人固非獨試童

子博一衿而已乃皆將由是而賓於鄉燕於禮部臚唱於廷應運而出以爲闔邑光者也鄉會試資斧宜於是焉出爰陸續購爲興賢田得六千零二十七把歲入租可五百二十四担自嘉慶辛酉科始發給春秋文武路費有年計萬載前後公事出入所留餘不蝕蹤蹟廣且實而可垂久未有如茲役者也戊辰秋余奉檄視篆茲土越歲而縣人議立石刻捐修考棚姓名以興賢堂租實合邑文武春秋試費之自宜定章程額數以昭畫一而憑爲遵守也酌發給各屆鄉試爲錢人二千有四百會試暨拔優貢朝考爲錢人二萬有四千有

恩科則分爲兩屆而各半之旣以是同辭來請余出示勒石以防冒銷挪用者而復乞余記事之言余攷縣志前海豐吾宗克菴先生涖縣時諸生有公求科舉盤費之呈先生批答旣優許而厚贖之後厥孫蟻圍中丞來縣謁祠復留金購田至今縣人以爲試費前之人造士之殷流澤之善懇乎其至也今諸人士以縣試立棚之餘不欲其耗乃能推引所事以大其用於以鼓文風翼地氣從此裨益科名甲乙之伍聯翩而上人才之興正未有艾其用意美而規模誠遠也已抑余更有爲諸君告者從來公財散於有常爲永利積於不用卽立弊今租入一以資試事惟穀價有餘乃留以待修理考棚暨各莊屋其意是也若弁二者而無須焉則莫如以益試費或更

萬壽縣志 卷二十九
廣爲田毋令壅於公夫財者衆之爭公非可以私爭也勢必彼此借端互託爲公用公費興而試費寢矣此則興賢善後之要而余所竊願藉手以收效於久遠也夫

重修龍河橋碑記

辛炳晟

縣西南烏溪竹山各水滙於城心學前而北有龍河二門並聯比城垣夾水而中分之以鎖兩岸實爲全流之出口其跨河爲石橋上通人馬而下過舟筏自正德中已然其改三洞爲一而益廣之至高凌城雉則萬厯間譚公經濟爲之也先是北關之譚爲縣甲族經濟之高祖名鉞實始獨創此橋而其子登龍又重修之暨其孫應父子以逮經濟凡五世迭修之以迄於今縣人享其成者數百年中間重築崇文堰於其下湍瀾峭激舟筏自堰而下上者篙楫之所抵觸竹木之所衝撐橋石往往爲損破近者去橋而下半里許更立石橋橋之上游木橋又已易而石之於是人寢不以石橋爲意塊石圯零不復修補漸次頽壞三橋管剝落波心且過半而橋面之畱而未蝕者僅如烏道盤空一失足便碎黃昏童叟相戒勿前經過者各凜乎危懼有年於茲矣譚之後人思追先志而力未能邑諸君子蓋嘗謀所爲整而修之以衆議之莫專屬而縣中諸務旁午交涉卒未有端緒也歲庚午同人乃慨然決計營之議甫倡其不謀而來首倡者已數家聞而助輸

者亦踵至仍內中擇一專司者董理其事凡樂助之入與支費之出一錢以上悉以經之誨曰鳩工視兩岸水底橋脚頗實且固及橋管有未壞者並仍其舊而補修其剝落之過半者凡東西墩與上下階級橋之全面洎欄杆概易而新之計工灰石零用費七百餘金不半載役告蕪於是經過者坦坦然如履平地復還舊觀相顧謂茲橋之立本譚姓祖孫所存畱永澤創始誠難踵事者雖若較易爲力然使非整修及時卽橋且不久就盡後之從事者其何因焉是則諸君子紹述前人出力整修之美何容沒也爰請立石鐫其姓氏以告戚勞予故爲述其始末云

石溪書院記

尙書 初彭齡 萊陽進士

余與星嶠交歲之庚戌來館余家居數載深得其爲人并悉家世星嶠家萬載古稱康樂地多佳山水而城南郭村爲尤勝天馬鷺峯聳峙左右村之東山曰石城峯迴路轉有石關焉一水潺湲從關出曰石溪沿溪而南有石壁若屏豁然軒開贈君禱堂築室其間顏曰屏山書屋蓋教星嶠昆季地也循溪之北其地平曠溪水環匝復構石溪書院置膏火以教族中子弟夫古之君子學以致道而學必擇山迴水繞幽深明秀之區江右若鹿洞鷺湖結構皆在勝地而理學名儒忠孝廉讓之士往往出其間蓋山水之情與詩書之澤相摩相

萬壽縣志卷二十九
盪漸漬久而融結成性故一旦致身通顯躁進之風絕勇退
之見明若陶靖節之三徑松菊歐陽永叔之歸田遂初德業
交隆身名克保良有由已贈君志篤於斯築室購書匪惟訓
迪子孫且以訓迪宗族使不失鹿洞鶯湖遺規其所以造就
而漸化者蓋有本已今星嶠成進士宰皖江而叔季偕諸孫
及族之子弟俱後先噪鬢序稽古之榮亦蒸蒸矣而贈君造
就之心要有規乎大而不規乎小者以星嶠之才之學非不
可耀功名迺大異俗吏之所爲退而教授廬山不數年又退
而講學閩左殆承贈君之志日與族之子弟藏修其中蓄道
德能文章砥礪廉隅必有得乎理學名儒之爲之者家學之
傳人材之茂自可於城南郭氏徵之抑又聞贈君性樸誠足
不入城市好行其德不欲令人知夫陰行善者子孫必昌况
復貽之以詩書之教廣之以造就之方世澤相承豈僅書院
擁山水諸勝已哉贈君之德固有相衍於無窮者矣余故樂
記之并致遠企之私云

重修謝山庵記

助教 辛紹業 邑進士

今之僧非古之僧也古之僧守世尊之教不立煙爨鉢食瓢
飲名曰乞士其處世合則留不合則去無少繫戀是以水邊
巖際剝草縛茅便足容身烏必薨棟誇美而後安哉今則不
然買田以食創屋以居高墉峻宇金煥丹彩傳之其徒長子

老孫一有腐橈便號額佈施撤舊而更新之直將以爲厯劫不矢之基視世之貪癡愛戀者有甚焉豈世尊之意歟然則今之僧遂可訾乎曰此時勢使然非一日之故而於中足觀其能焉其能者枯槁堅確去奢斷欲勤身而謹食節用而約出於以豐潤其室有餘也其介然不染於俗又非世之慕膏腴逐炎熱者比夫果有守且能如此謂非君子所與歟若謝山僧瑞月可喜已憶歲丁未余偕袁曙東遊謝山信宿焉時寺主僧爲某瑞月泯然衆僧中未見有異也嘉慶丙辰余以假家居曙東來語及謝山曰今非昔比已煥然更新問誰之爲曰某僧謝世瑞月主寺事而爲之問其寺若何曰基址仍舊而規模有加問所費凡幾曰錢之以緡計者幾百幾十有奇問所由辦曰瑞月清苦自力銖積寸累以有此數而未嘗求之檀越也曙東因道瑞月之意而求記余以爲今之僧背世尊之教而務華其居旣無可爲言且旣爲之又求文以張其事類弔譽沽名者之所爲則尤不宜爲言旣而思之事固有不可一概者天之生人不必皆能其能者又未必皆遇往往摧抑沈埋以老者何可勝道尤其甚者身家之際因頓無聊遂不得安四民之常而爲僧旣曾矣其傑出之才磊落之氣欲自韜晦而不可於是出其能力以崇所奉之佛而大飾其寺宇是卽斯人之所以自見而不甘自沒也而吾必從而

沒之卽天何不使之昏昏蠢蠢與衆僧者伍而喬翹若是瑞
月之才足以興廢振壞則使其幸而不爲僧豈不足肩大事
而無難歟其遂無聞於世歟又何必以佛法繩之而不予之
記也哉抑僧旣新其庵余遂以山之故事告之是山也圖記
謂因謝康樂得名而真人謝仲初曾於此修煉上昇意山水
清淑固仙靈窟宅而謝公封於茲土履齒所至不遺幽遠茲
山或爲所嘗經二者宜各爲屋以祀之而昔賢劉其姓者讀
書堂在焉已湮沒不傳庶幾興之以俟夫遊人之戾於斯亦
山間勝蹟也瑞月之能知其不難爲之余又將泚筆而終記
之

西江橋記

辛紹業

距縣北五十里曰謝山泉源洶湧錦江之所濫觴也由謝山
東南行十里許至菱蕪兩岸皆峻嶺一水奔注其中勢極湍
急凡適瀏陽往寧州與以事入治城者必經焉元邑人敖玉
溪之義女福貞曾卽其地建西江橋數百年間未病涉也乾
隆庚子霖漲衝齧橋圯無遺址彭君南垣捐私錢若干甃墩
架木屢朽屢易嘉慶壬戌復伐石撤舊而新之醜以甃垣翼
以欄楯高二丈長四丈有九濶丈有三錢之以繕計者費一
千有奇徵記於予予曰錢者泉也流而不滯者也世之守錢
者如壅泉然不肯稍出其餘以波及人其潰而出也亦一決

萬章縣志卷二十九
不可復遏豈非惑哉今彭君不愛其錢汲汲於濟人飛鵲垂虹於不測之淵出其錢以與泉爭勝可謂得流而不滯之意者矣乃其汲汲之心猶且推而放之濟困厄若濟溺焉是有本之泉之以時出也予何從測其涯涘哉橋成姑泚筆而記之是爲記

嘯竹齋記

知縣 習家駮 分宜進士

昔胡翼之秉鐸蘇湖嘗建經義齋治事齋一時能爲士者能爲更多出於兩齋之中此齋所由立而後來學者宗之也觀溪盧氏家康樂北偏前明篤學諸君子別構一齋在族之西南隅植竹千竿迎風嘯咏因以嘯竹名焉歲壬寅予以伯兄授徒其中嘗一至焉已覺別有洞天纖塵不到越四載而予又忝西席於是此齋之足供玩賞者乃得盡收之耳目間矣齋之內宅窈而深齋之外地宏以厥修篁聳翠繞徑扶疎其北則錦水潺湲聲長在耳而南望晴峯末嶺青蒼鬱勃之氣直排闥而來游息其間可以淪性靈可以揚風雅可以壯豪思而飛逸興名教內有樂地舍此其奚適也諸生有起而請者曰是願有記予謂齋之有取於竹豈徒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已哉古來高人傑士往往寄蹟此中故結伴於林則賢焉而七聯社於溪則逸焉而六其心虛儒之謙以受益似之其節勁儒之立不易方似之其勢拔地而參天儒之才凌霄漢

胸羅星宿似之然則曷嘯乎爾曰此自然之天籟物必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松之濤也其聲奔以放蕉之戰也其聲粗以厲孰若此嘯焉者之夏玉鏗金答遠響而生清風乎況伶倫典樂未截鳳凰之管先鳴嶰谷之枝嘯固天地之元音而得於竹爲尤佳也儒者默識此意通之於身心性命以扶質而立幹將見鼓吹大雅和其聲以鳴盛筓必不由此而基故學之爲良士焉學之爲良吏焉則是齋也即謂得經義治事之遺意也可諸生勉乎哉

重修洪田福壽橋記

知縣

辛啟泰

邑副貢

邑西四十五里柴田橋修而圯圯而修郡志詳之矣乾隆乙酉洪水復圯或曰此橋受九峯及嶺東山谷諸水而扼其衝非甃高醜洞無以殺水勢且水淺沙深非基地之堅厥岸匪固父老曰噫艱已往余見藍田汝岐辛公獨役於此工之成不知幾費矣今欲易爲高堅非數千金曷濟有心者無力有力者或視爲緩圖雖日賅行旅之苦漠然無動於中惡在其能然也架木爲橋時遭沖壞往來病涉者久之嘉慶甲子春邑人辛衛瞻龍雲從與宜春劉經成憫焉謀諸余堂伯汝岐子維遷及近村周天沛易奠宇相與疏簿勸輸走城鄉市鎮解囊者欣若應響因伐石庀材相地之堅售於其主壘甃而岸之作醜洞二濶一丈有奇修十丈高一丈八尺起工於乙

丑夏告竣於丙寅冬費五千餘金鄉人曰此橋之建不可無記遂囑余余惟士君子出處有本出而勤恤民隱盡職分所當爲處則引導鄉人補王政所未逮皆仁人利濟之心不以顯晦殊也余觀茲橋昔欲高大未能者今則穹窿足殺水勢矣昔欲遷地爲良者今則有基勿壞矣且構以碑亭翼以店舍上往湖湘下通豫章俱無病涉患而憩息有所宿次有館可不謂成且備歟以視昔之難易固何如耶數君子者可以爲世勸矣名曰洪田福壽橋仍舊也

惜字堂樂助題名碑記

辛從益

嘉慶甲子夏有惜字會之約諸同志翕然應之領帖回出書者雲集比冬聚帖計醵錢若干足敷製器募工之用懼其易罄也乃置田爲久計歲收其租入而量以爲出初置某所田若干越明年禮源汪君某又助田若干於是租饒而用給歲遣人坊鄉拾字遐僻之瓠山盪水屋岡有弗至篋而收之龕而積之歲終而焚之邑境之地殆無片紙遺字矣然尙未有記也又數年司事諸君乃謀鐫樂助名於石而屬余記之夫事無難易期於善善無大小難於同以字爲聖人之製而宜惜也其於興學育材所以尊敬聖賢道德之意尙非其大者人各私其力愛其財肯出以應不急之務乎乃帖甫出而諸君子轉相勸輸或爭輸恐後不期年而事集以此見人心好

善雖小樂從又况其大於此者乎輸既集曠數年未刻石登
名而輸者不疑雖司事之賢與事會之偶阻足以相諒亦足
見風俗近厚也抑予有慮焉夫義舉者衆慕之名而必出於
善必不背於聖賢乃不惑於非義之義是會也積租稍贏或
欲兼爲他用然與其動而失正也毋寧靜而守之使義皆由
正常如惜字敬聖賢之意而擴充焉奚不可也不然卽止於
是焉亦奚不可也諸君子善保是哉嘉慶戊辰孟夏旣望

尙志書院記

辛從益

益幼時嘗從巢匯堂先生遊知其文行之超而未詳其友爲
何人也聞有書院曰尙志在城東南蓋先生舊與同志講學
處先大夫課益嚴不令輕出家塾益性亦落落寡交游雖鄉
先生名蹟近在城隅未能一往觀也通籍後稍稍來往諸鄉
然於城居反畧比官京師十餘年以母老告養歸則尙志書
院已煥然重新矣先生之子茂才飛鵬偕諸世好以益嘗從
學先生邀往遊焉縱覽形勝周觀庭宇升堂窺奧穆然想見
諸先生遺澤及與其後人燕談竟日皆郁郁彬彬有詩禮家
法則愈歎諸先生已治之庥因題聯以舉其盛今益來京補
官又十餘年矣茂才郵寄十二先生傳見示益始得盡悉諸
先生之行彌歎匯堂先生取友之端且廣也茂才並有書屬
爲書院記雖然記則奚待於益哉諸先生結社之由與尙志

命名之義則汪岷山先生齒錄序已詳之諸君子繼志肯堂之美則有邑人士題詠卽益聯亦已及之又奚藉記爲哉抑益竊有進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夫志必兼行則非徒志孟子言尙志必曰居仁由義居由者行也夫必先明乎仁義之是非然後所行不疑此不可以無學矣若徒高自位置以爲不與俗伍而曰吾以明道自期也以希文自待也微特好大言而遺切近且恐誤入於非仁非義而不自知岷山先生序亦云居敬窮理反身實踐益以此二語尤爲尙志要義諸君子旣皆淵源家學建書院以永其澤入斯院也必皆相從講學使行與志副無負乎先人之訓可知古者一處士居鄉鄉之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况合十二先生之裔各尙其志各敦其行以風示一邑乎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之謂也風化之成在此矣諸君子其勉之十二先生者郭肅齋治清龍敬齋培禮郭健齋秉毅汪鷺峯發楫郭景堂溶辛正軒魯郭觀堂瀾辛晚堂廷芝汪淮堂發峻王蘊齋昌隆張琢齋焜圭以齒序滙堂先生居九皆積學敦品人也因書院所自起故備記之遂書以歸茂才

重建龍河書院記

辛從益

天下郡縣皆立學學之外皆有書院爲教育英才計者至周也然學之體制嚴自

聖廟奎閣署宅外可爲諸生肄業地者希矣司鐸雖冷官有案牘之勞有機調之赴旣鮮暇日與諸生講論諸生以其官也亦未便數數晉謁故師生恒渙而不親且所教祇庠生廩給弗豐就學者少惟書院專爲課讀設地寬而費廣生童皆得受學其主講多鄉先達有宿望者無官府迎候之煩身閒任專生徒亦樂與相親朝夕請業無異家塾其心安故其教易成余故嘗謂學者親師取友書院視學校爲尤切也吾邑之有書院自乾隆九年始其初建於龍山二十年遷於龍河其膏火所取給及捐田增助原委姓氏前志詳矣自遷建迄今近七十年堂宇齋廚一切漸就傾頽學者幾無可棲息連值邑中公事頻興貲財告匱衆咸欲修之而未能也先是邑太學宋寶承先世遺產饒積蓄甘節省將有所用之末年慨然壹意於義舉而未得其會至其子海嶠善體先志凡縣中以公事勸輸者至必立應已而疾卒嘗以捐建書院屬其婦聞氏至是其孤壽昌始以母命請於官願捐數千金爲修建費於是諫吉庀材增拓前規房舍軒楹有加於舊經始於是年十一月落成於次年八月邑之人升堂入室周觀庭廡美奐美輪罔不嘉嘆乃走書京師屬益以記益聞之禮曰賢者積而能散非儉何由積非仁何能散仁莫大於興賢育材今海嶠席先業繼先志甘出其財爲一邑教養人材計可不謂仁賢

矣乎而其婦聞氏能教其子以成其夫與舅之美慷慨好義
得之闔壺此爲尤難史稱巴陵寡婦清以財自衛秦皇嘉其
貞爲築懷清臺彼非必有惠濟桑梓之功也以今視昔賢實
過之矣抑益更有願焉魯厚畚師之記膏火田也謂士必修
禮陳義厚於自養乃無負夫養士之典若以膏火有田徒爲
贍恤貧士之具應憎且羞矣今斯院之成也余亦望居是院
者居仁由義務爲明體達用之學以遠到自期若徒視爲廣
廈之庇寒錢粟之足贍其生焉豈惟失儒者以道自重之意
亦恐辜捐建者之功而爲巾幗羞也學者其勉旃道光甲申
春仲

萬載試院記

辛從益

一縣之試可名院乎天下書院無大小皆稱院矣奚有於試
惟是試院雖一縣之建其成也亦各有時或地無可爲或財
不易集或不得其人以倡之而董之則皆不能成事而得人
尤亟所謂有人此有土有財也吾邑應童試千餘人向皆就
試縣署地旣不足容試几坐具皆先期送至署中遲則無張
處風雨之侵不必言也鄉人赴試者尤苦之嘉慶丙辰蕭山
進士來侯莅吾邑旣縣試集紳士謀焉邑故有守備衙在縣
治西偏後員裁衙廢而基存於是紳士請以萬本立名公買
其基并拓買旁基建試院願建費尙無所出也乃擇紳士之

公正爲鄉信服者及廉敏有幹才者如張亨衢劉時耕等四
出勸捐并董工作連值

國家大慶鄉會

恩科疊舉邑之登賢書第進士者踵起其援例急公登仕版者尤
衆至於連阡陌善居積挾范蠡術泛舸四方並家有餘蓄樂
於赴義聞諸勸捐及董事人至皆踴躍爭先輸助不數月得
七八千金遂鳩工庀材相諸位置所宜及就試閱卷者所便
堂室漏庖一切俱具踰年葺工并以餘貲買田若干爲修葺
費及鄉會試贖適益告養旋里周觀庭廡則已輪焉奐焉規
條備焉因以歎首事諸君經理之勤暨諸鄉人義助之美而

尙未有記至道光甲申益視學江蘇而吾邑適修邑乘郵書
來俾補記之余惟縣試者士子進身之始也始進重則由此
而上進也益重夫以有明迄今數百年欲建之試院一旦而
克觀厥成俾諸童得從容展藝知就試之榮而益用自愛人
材將蒸蒸日上豈非衆正相扶士風丕振之會耶抑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昔司事諸君創院之法善後之規良爲詳
盡謹修而審行之試院千百年長存可也易之爲道一陰漸
進則爲姤五陽遞進則爲夬衆正方盛有一陰邪焉伏於其
間險而健訟則君子恥與爭而相率去之消長之幾不可不
察夫試院有田有租倘司事者利其田之入不圖久遠甚者

生事開銷假公以濟其私租既虧而田不可保微特鄉會曠
漸廢也卽欲望試院之時加修葺也得乎如此則大失前人
剏院之意乖鄉紳士樂助之心彼應試者亦將苟且媮薄而
不知自重人才興替所關匪細保泰持盈之方可無審乎邑
自建試院後有郡城考棚之助近又將有賓興堂之舉足徵
吾邑好義之多風俗之厚然愚以爲統在司事得人舉能公
正廉敏如邑建試院時司事之君子則可也請以是諭邑中
諸君子得毋以余言爲迂乎哉遂書以歸之其諸樂助姓名
並宜勒於碑陰

重建龍河書院記

學憲

李宗昉

山陽
松根

書院之設卽古家塾黨庠之遺意所以輔國家學校之教也
在江西者鹿洞尙矣其餘隨在皆有大率賢有司創於上而
鄉之先達及俊民嚮學者共襄成之獨今萬載重建之龍河
書院爲最奇龍河者邑之巨川也院創於

國朝乾隆間浙名進士嚴先生在昌宰是邑始建於龍山之顛
嗣朱令徙今所易名崇文後因瀕河遂改今名歲久就圯過
者憂之邑有義婦曰宋聞氏故太學生海嶠室也先是海嶠
之父欲割田助院中未及而歿海嶠復相繼歿婦遂捐貲興
役寸材片瓦一舊不仍期年竣工規模倍昔糜白金五千有
奇復捐田爲諸生膏火旣歲事邑人士重其義請記於余余

惟大易說卦坤之象爲吝嗇秦巴婦擅丹穴之富但能用財
自衛李氏之母樂羊氏之妻卻金不顧史稱其廉而施則無
聞焉婦體夫志以成翁志其孝且賢固士君子所難能者僅
曰輕財猶未知婦之深者也院爲講學之地士遊於斯可徒
工詞章掇科第誇耀流俗以爲榮乎近求師友遠希聖賢出
輔

朝廷處型鄉黨其旨固有在矣巾幗且然偉丈夫之自立宜何
如也婦有五子二已成立必能亢其宗者書此以示多士弁
以勗之

重修馬腦山房記

邑令 衛鶴鳴 大名進士

嘗懷謝康樂之爲人欲置身春草池塘間歲辛巳補縣令適
得其故封地覽名勝因以訪求文獻有孝廉汪君春圃博學
能文端然醇雅昔與同遊齊魯乃今得聚於此又副舉郭君
曉齋歲薦辛君涂溪張君帶江辛君曙村文學張權籬陽古
嶺龍昂軒辛桐菴汪蘭谷龍衡堂從余講藝者韓介侯皆積
學立品士也公餘之暇置酒縱談古今以爲快每與諸君子
相見觀其齒序之間坐立應對唯謹不徒敦鄉誼也詢其故
言其先世同講學於城北馬腦山房者十三人後子孫相視
如伯叔兄弟歲時修祀於山房如宗祠制十三木主饗焉蓋
百餘年矣余聞其事而起敬因請其遺蹟觀之有楊公慶遠

爲之序魯公厚畚爲之記其傳贊出於晚堂辛公月臺辛君
通讀之則十三先生之性情行誼學術文章卓然各有以自
立而翕然相與磨勵修能於山房者如在目前乃知諸君子
之道合志同克有成就其從來遠也夫士習日非相狎相謗
友誼之不篤能要白首者鮮矣而諸君子乃相持於累世百
年之久蓋學人以道義相交其托根也厚非世情浮議所能
間故十三先生相信於當日者深而十三先生之賢子孫相
與感念締固之不忘也朋友之義孝弟之心守先待後之事
皆於是乎在吁可敬也邑之人觀此而興起焉講學有源流
而卽以教倫理厚風俗將戶可封也今諸君子將山房重加
修葺屬余爲之記余雖不文而樂道其事且以其事之不朽
也得附名驥尾爲幸抑余猶有屬焉諸君子之篤於氣誼如
此由家庭以及朋友由朋友以及鄉國其義一也今方議纂
邑志亦百年未修之業一邑之風教關焉諸君子必慨然同
心力以爲之倡風塵之吏所願聃勉以勸其成者也

重建武廟記

衛鶴鳴

關聖帝君自漢以來祀徧天下

國朝封號彌極加崇蓋以天下生靈之所受庇厚其報也春秋
致祭鉅典煌煌蓋爲天下生靈延福澤於無窮重有所也然
非帝君皎然之心浩然之氣光日月而塞天地照人肝膽

刷人精神曷能使朔望晨昏供香火者自官員及士民雖婦孺無不虔焉則其節義之昭明綱常之振興天下之人莫不有 聖神之監臨在於旦明屋漏中而思所以尊親也萬邑關帝廟舊志載在雙虹橋今失其址明邑侯姚公移於靜安寺前殿其移自何所亦闕如相傳邑生員宋啟洛集同志百餘人修祀事以為美談而展祀時宰牲佛前祭者心不安邑之人士皆不安焉乾隆四十年職監生辛瑛捐石柱六志立廟以獨力寡勩未果嘉慶十六年生員某倡建勸捐數百金以功程浩大未集也余以道光元年春來任斯邑瞻謁時心悸念

聖帝有特祀而無專祠宰之罪也嘗與邑人士言之皆為慨然幸蒞任後年穀順成人心鼓舞即捐廉勸邑人士併力舉之職員宋維新等首其事城鄉士籍皆踴躍樂輸不數月貲可舉矣即卜基於靜安寺左鳩工庀材作於道光四年十一月告成於五年十二月殿廡門庭與藏貯祭器供事值宿之所煥然肅然無不整備共計三十三間需白金五千有奇以余之舉其事而將去也屬為記余以萬小邑非年豐人和不克成斯舉今以百數十年善人信士力圖而未逮者期年而告成民力之足以濟眾心之罔弗協無非神之所感而通所佑而行也抑無非邑之人崇義尚節炯然悚然覺有 聖帝之

神在於心懷而後不忽於所行也已是則節義之所關綱常之所係必有介然其不苟毅然其自豎者由此純臣孝子端人正士森森林立其成風矣受福其餘事也而爲福莫大於此也余惟記其始末推其意爲一邑勸焉廟之基宇及捐貲各數併勒碑陰以示來者道光七年秋七月

重修萬歲橋記

衛鶴鳴

萬歲橋踞屏風嶺下去城十五里白良謝陂之水經注其下余蒞任後嘗因公往來其地見橋之將成而未竣者工役或三或五寒暑不輟進工人問之言興作已數年其事之舉自何人未詳也余引疾後首其事者以始末告言舊橋嘉慶二

十二年圯矣途爲城北往來之衝呼渡爲艱行者苦之衆議仍舊修復張宗理儒成會榮鳴春郭錦肇錦圍近仁宋彩雲謙富祖等邀太學韓繼之子學貴往視韓乃揖衆而言曰仍舊非計也必改造方可經久衆以費浩爲難韓顧謂得四十人出銀二百兩者事可成於是韓與郭與張與謙各輸錢二百貫衆爲之動韓卽命三男斯來與同事者走告鄉邑辛易成捐錢四百貫宋橋會李以正胥奉川各捐二百貫宋子銓李伯繁各捐百二十貫其餘量力願輸自百千以逮數百文者無不相觀踴躍衆以爲好善樂施之多而成功易矣爰以二十四年四月肇工嗣因工過半而用不給幾有掣肘之虞

韓又增輸一千二百貫郭增輸六百貫李以正增輸二百貫於道光三年橋將成又被水衝損重加修補迄告成之日共計糜八千餘金尙有工料價不敷者郭又增輸二百貫韓增五百餘貫以竣其事今橋之完固倍於往昔而營作之者蓋十年於茲矣余謂善事之舉非慷慨無以爲之倡非敦厚無以要其成韓爲公事計垂久以二百金爲同事倡可謂慷慨矣因衆力不繼一再加捐韓至二千金郭至一千金可謂敦厚矣凡公事有如此好義之人主持其間焉有廢而不舉舉而不成哉勤其事者固有勞矣而輸財以濟公奮於始而不怠於終尤人之所難也故如所述捐貲始末次第記之以爲勸焉其橋之規制并衆捐之數則並勒碑陰以志其美道光

六年九月朔日

文聯書院記

衛鵬鳴

孝廉袁君平階爲余言曰其鄉有文聯書院鄉之前輩敦於義而相與以成者數十年來篤志好學之士往往便之故得多所成就請追記其事以爲勸余時以簿書殷繁未之及引疾後何生蔚春以事略來何與袁皆先後講學於茲院者善士也院曰文聯取以文會友之義余謂朋友講習文其所肄業也兼以友輔仁之義乃以進於道離仁而言文其文可知也今人之文不如古其仁有間也由文而進於仁其文醇矣

而文其餘事也茲院之設起自乾隆三十一年生員喻顯達
曹夢璣太學曹茂芳曹挺高辛芝萱喻顯燦曹廷珍喻聖言
業儒者喻鴻高林發雲王熙化王熙孔聯贊生息越二十七
年乾隆壬子建斯院爲養育人才之地當日十二人者相與
勸善規過喜慶相賀疾病相扶社中子弟相視如家人至今
每歲十一月合社中子弟祀十二先生於院遵守遺規不墜
吁朋友之道孝友睦婣任恤之風俱於茲院乎備矣豈徒文
乎哉余又有觸焉茲事之舉起於聯贊二十四金未三十年
建院之時得二千餘金此其積累之功爲何如也爲學之功
在於積爲善之功亦在於積天下之理相生者也人心之德
立而不孤者也學者有所得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由一可
以知十可以貫百千通萬理焉爲善者義理之心旣動持守
而擴充之將不可勝用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無非
由積以致之也吁世之學焉而無成偶爲善焉而不足以自
立皆以得少輒止不復因之以求其所未至而並以失其本
來不亦惜哉會文者其課之志在進修亦如先之建斯院者
之善積也與之進於仁可矣豈徒文乎哉

南坡義塾記

署令

楊獻弼

巢縣舉人

皇上崇興文教凡天下學塾有關義舉者例得旌並詳入志癸未
冬余攝萬載篆適辛氏南坡義塾以載志請南坡義塾者蓋

乾隆五十二年其族長聚等倡義所創立也嘉慶初廷芝炳
 昭等復輸冊醵金置膏火田若干畝名曰南坡以宋時南坡
 由隆興來萬為一族鼻祖示不忘也塾距南郭里許枕山面
 江形勢宏厥平疇千頃翠浪交輸仙嶺鶯峯天馬諸山蜿蜒
 秀峙可以遠眺望可以舒嘯歌會講有堂藏修有舍退食有
 廳庖福有所後有圃雜蒔名花數十種喬幹高枝鳥韻悠揚
 前有月臺方廣數十步有曲池袤延數十弓繞以曲垣闕以
 重扇俾出入有稽而遊治者無自而入其所以為造就計者
 至深遠矣余既據載志乘其族復以記請余惟古者家有塾
 塾者熟也以素所熟遊之地萃素所熟習之人深其陶成教
 自易易也抑又聞南坡之結廬西山也以存誠主敬為本以
 格物致知為功其主講隆興也生徒至者以百數今此塾也
 萃同姓子弟互相競勸其將專力帖括以為弋獲梯乎抑亦
 體驗身心邦家之達由此其選乎吾知創塾者好義以為侶
 入塾者集義以為本大家聲而為

國儲材胥於是乎在因不辭而為之記道光甲申閏七月

創建文昌廟記

邑令 陳文衡 龍巖進士

邑龍河門內舊有閣曰文昌康熙初前令常維楨因其圯而
 修之記載前志雍正十年前令汪元采率士民重建并塑祀
 帝君奎星像於閣中因其地踞高阜藉以撐峙文峯雖體勢巍

衰而規模倍仄原非宮廟制度也嘉慶六年奉

旨以 文昌帝君有功文教仿照崇祀 關帝典禮每年春秋動

地丁銀致祭著直省各州縣一體遵照於是天下郡邑皆立

廟崇祀萬邑以乏費未卽建就試棚內恭設 神像朔望行

香春秋祭祀悉於是乎成禮然而官廟未營終不足以彰盛

典道光四年邑紳郭世華辛錦斐陳鼎龍宋珊宋海嶠宋謨

策郭如岡郭樹藻鮑啟倫九人子孫僉願捐貲建造惟卜地

購材尙需時日未敢率易從事六年文衡來宰茲土世華子

大經等業已筮地北關內相與擇吉鳩工仿廟制構造爲中

庭九楹石柱八重簷四流竅以飛梅周圍石柱二十有二暨

牌樓於正中環以石階階下爲露臺臺下爲甬道拜墀俱甃

以文石左右迴廊石柱八列魁樓於前飛閣拱翼閣之前爲

儀門內外石柱八閣左右爲官廳旁各有室中庭後爲先代

殿石柱六東西夾室四爲祭器庫環以磚牆牆外西偏構屋

五間爲守者棲息地閑閣壯麗美奐美輪經始於六年八月

至七年秋遂迎 帝君神像於新宮行祀禮嗣加斲礮丹牒

又五閱月功始竣共糜白金萬一千七百有奇皆九家醵貲

經理不旁及焉衡於此竊有感矣世傳 帝君爲文章司命

士之登科甲躋膺仕者實主宰於冥冥之中萬邑人才輩出

甲第蟬聯內致卿貳外膺民社者後先接踵爲 帝君眷佑

久矣今者廟貌既成神靈以妥雖感應果報之說諸君子不以是存心而宮庭翼翼俾歲時薦馨者得以對越駿奔冀陟降之在庭也 帝君寶式憑之其益有以福此都人士殆亦理之可信者歟至於不惜多貲經營創建藉以襄盛朝祀典之隆如九家者可不謂勇於為義乎哉謹記

創建賓興堂記

陳文衡

善哉萬邑尚義者之多也九家既出貲建 文昌宮義足尙已一時人情慕義慷慨捐輸若者金錢若者田畝計得財產又三萬有奇遂創為賓興之舉以其租息為童試鄉會試資費培植人材增長士氣誠盛事也考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才康成云變舉言興者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典綦重已近世科舉之制蓋昉此雖然今之縣古侯國也古者鄉舉里選而升於國無長征遠涉之費今則始彙於縣繼考於郡而後試於學使者三年大比鄉則省會也賢書入貢國則京師也道途修阻或數百里或千餘里或數千里程愈遠而費愈多應舉之士每艱於資斧而裹足焉可勝歎哉茲乃預為之籌自小試迄

廷對皆有貲助上以副

聖主作人之化下以酬英才利見之懷用意不甚厚乎惟是貲產
生息度支出入不可無經理之人尤不可無經理之地而諸
好義捐輸者亦宜誌之以示不忘爰於 文昌宮左側構賓
興堂一所爲屋三重前爲門中爲堂堂後爲寢室設木牌序
列樂輸姓名用以昭茲來許俾不至久而湮沒也其閭閻姓
氏則另列於旁舍以示別堂之左構屋再重爲會計棲息地
經營妥善堂宇寬宏誠足以振士氣而彰義舉矣時三區龍
岡及東洲高魁諸書院後先並建亦各有賓興之設故無容
再合余蓋善其創舉之易作育之周且其事緣 文昌宮而
起是又 帝君有以默相我多士俾得憑藉以馳驅皇路
也將見奮志青雲聯翩直上建勳猷光梓里濟濟者皆廊廟
之選焉豈不足爲邑人慶哉至其田畝若干租息若干贈遺
資給若干及董事芳名悉詳於冊茲不具載

疏河建閘記

陳文衡

興利去害有司之責也顧欲舉一事計費需數千緡功非旦
夕可就有司者簿書鞅掌廉俸無幾勢不能獨肩其任而事
又處於必不可已則賴於縉紳先生及都人士之力爲多丙
戌季夏余莅茲土博諮地方利病多以城內河道淤塞亟宜
疏濬詰其故緣居民鋪戶厯以所燒煤渣沿河傾倒致河身
日就淺狹每逢大雨橫溢街衢市民均以爲患水退則深不

盈尺艱於灌溉學前舊有筆架石高出水面六七尺旁有深
 潭今已堆成連阜水逼東岸石埋土中久不復見及今不治
 將河道變為溝渠城市有淪胥之慮余深然之適秋霖河漲
 宜萍分三邑均遭水災萬邑不通袁河幸無恙然益信疏濬
 之宜亟矣第功大費繁縣令力不能給時郭君大經辛君朝
 俊俱致仕家居方董建文昌宮及賓興堂事余往詢之曰先
 生經濟鴻才退而以文事振興桑梓蓋云盛矣顧事有關於
 地方民生之重而勢不可緩者其今日之河道乎郭君瞿然
 曰然此固十數年來所耿耿於懷志焉而未逮者夫疏濬河
 道必先禁止煤渣然須得空曠餘土使民間有所消納庶幾
 令行可久疏濬後不復淤塞且治河惟蓄洩兩端其使早有
 所蓄而不至洩潦有所蓄而不至潰者全在崇文一堰今久
 被水冲塌是宜於壅塞處所闢之使寬而能受濬之使深而
 能容俾河循故道斯汜濫無虞更於舊堰添設石閘則蓄
 宣洩啟閉由人匪特水患可除而上游田畝得資灌溉樂利
 正無窮也余曰善哉先生其胸有成竹歟幸為我條其機宜
 次第興修可乎於是查出各門公地立界碑諭市民煤渣各
 就附近官地挑傾舉邑中老成才幹者襄理其事士民踴躍
 捐輸得金錢若干數乃涓吉刑牲祭告河神自南浦迄龍江
 逐段疏濬隨於迴瀾橋下烏溪合流之處堅築隄岸使水勢

就西以循故道大募夫役將學前一帶渣土併力挑挖閱數月而河身仍舊所謂筆架石數十年不可復見者遂挺然在水中央波瀾浩淼曲折縈迴非復向之奔如流箭一瀉無停矣由是購石鳩工於崇文舊堰改砌建閘勢取乎因而事兼乎竊蹟仍乎舊而功倍乎前匠作競力備極堅緻秋杪告成而河之全局庶臻妥善已嗚呼以數十年憂水憂旱之區余不揣力量與二三君子黽勉共圖俾城市居民無水溢旱乾之患幸何如也且閱縣志張公記云崇文堰爲秀水滯蓄科第蟬聯從前堰圯水涸萬之科第不競者二十餘載迨重建後土之雋春秋闡踵相接也又志載筆架山屹立中流與儒學拱對有識云水打筆架穿龍江出狀元蓋不獨河道攸關實爲文人興起之地所繫豈淺鮮哉功旣成士民相慶謂今而後旱潦無虞文事且蒸蒸日上焉抑余猶有進者河之壅塞由於傾倒煤渣茲有公地足以容納遂可無憂其繼乎民何知遠慮惟近便是圖使後之人不思堆積之易疏濬之難徂目前之私便不時申其誥誡將禁合一弛河身旋失善後事宜何可不預爲之計諸君子竭蹶圖功經年始竣亦云勞矣其與矜士者民時加約束以補有司耳目之所不及俾泄泄者不得縱其便安洋洋者無復失其故道患永除而利可久庶諸君之勞績與龍河之澤俱長矣是爲記

新建龍岡書院記

邑令湯慶曾仁和舉人

踞邑境上游有鄉曰萬載邑之名由此防地介瀏陽宜春其山之高水之駛爲邑境山水之權輿焉元時教授張千崖就獲富里構書院虞道園爲之記稱其殿祠園亭弦誦衣冠比於京洛蓋一時之盛也厥後人材輩出逮

國朝龍在達弱冠登賢書比來學博湯馥堂明府湯瑞躔皆以科名顯則其鄉之績學能文出爲世用者固有素已今余承乏來斯邑值龍岡書院落成間因公過其地見夫外屹崇墉內闢儀門門以內豎雨亭中構廳事三重前講堂後文昌祠及魁星樓左崇義堂右書室爲肄業地其規模洵闕壯矣哉

賄進父老詢之僉告余曰書院之設以鄉多舉業士地遠龍河負笈頗艱學博湯公迺謀於鄉諸君子各醵其族之金而成斯舉也置田供膏火更以餘貲給童試卷費及鄉會程儀其爲蒸育人材計者至深遠也余聞起躍喜其鄉之樂善好施何多君子也旣而諸君子來謁語次以記請余惟古昔造士之法莫先於鄉校德行道藝以鄉老鄉先生董之及大比賓興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由是入使長之出使治之罔非由鄉學基之也今多士肄習其中共期乎經明行修其砥礪廉隅自足善風俗間出文章緒餘亦無不足爲世用豈非與龍河之士有以相望而相成哉則昔以

萬壽縣志卷之二十九
鄉之名名一邑者今且以鄉之學並耀一邑之學回憶獲富
書院烏足擬其盛也哉是役也興工於六年春月閏七年冬
告竣湯公薦馨周公治睿龍公文陳公常並倡督有力焉例
得書其餘捐助及田畝並列碑陰以誌後之來者是爲記

啟元書院記

王介眉
邑貢生

啟元之有書院自今日始也啟元之名則不自今始嘉慶辛
酉至辛未十年之中少宰辛公筠谷方以待御告養在籍與
其仲兄淑郵先生從子敬堂先生並里居一時守正循禮法
之士若劉君恬齋袁君素先陳君桐村汪君春圃相與爲友
稱莫逆而予與恕持張君鑑浦高君得廁其間之數人者蓋

皆明義理識時勢同方同術不牽制於世俗者也既歷艱貞
被疑謗幸而自全思爲久要計乃相與列系序齒釀金付善
經理者權子母得以歲時歡聚且各隨力所能及捐金助田
將買地爲講塾使子孫肄習其中因取貞下啟元之義而名
之啟元蓋以識吾十人志行之合堅貞之節而使後起者有
所矜式承前休於弗替也事越十餘載諸君子相繼歸道山
而予與高張二君僅存黃公之墟山陽之賦回首舊游觸景
傷心顧吾三人亦衰且老矣大懼書院之不及觀成而諸君
子之有志而未竟其事也於是商之於衆取先年租息之入
購龍江門外屋數椽隙地一區前對龍河後枕龍山山水明

秀地勢爽塏無城郭之喧得靜觀之樂於讀書求志爲宜蓋
書院之名肇於十八年之前至是而書院以立而惜乎少宰
與諸君子之未及見也在易臨之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艱貞無咎蓋惟處艱而能不自晦其貞乃可以無咎昔吾十
人之居里不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當時不無疑且駭者迄
今日而是非大明其行事豈不彰彰然可共信哉即以是揆
諸貞元相倚之理其庸有爽乎抑余聞元者善之長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今諸君子雖下世吾二人雖衰老而後嗣之賢
且秀者鳳毛蔚起多能以文章世其家恭逢

聖天子右文之盛海內俊良共樂升庸吾知諸世友中必有技幟
而登搏扶而上撥鄉會

殿試之元以爲前人光者由是而貞固以幹事體仁以長人爲
國家培養元氣俾世德之駿烈傳諸奕禩永永無窮用以仰副
諸君子之志而爲書院之榮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郭氏重修迴瀾橋記

訓導 汪元英 邑舉人

事非決擇之難而堅持實難人非聯絡之難而協一實難夫
惟有堅持之力而又濟以協一之心斯能不搖於浮議不怵
於艱難足以鼓舞衆志輸將樂效事以集而功乃成蓋嘗觀
於田下郭氏之重修迴瀾橋而知理有固然者吾邑踞龍江
之曲一水貫城由南浦滙於學前下經城堰而達蜀江兩岸

居民所由往來無阻者皆藉橋為通行若南浦龍河二橋之為上下鎖鑰雙虹橋之中聯通衢固已熙攘輻輳視若坦途矣而自王家橋以西越筆架洲而前尤為要道所必經康熙間郭君鍾楨倡邑人創修石橋於此以洲中有筆架迴瀾之景因名曰迴瀾東西經行一時稱便焉後經百年西岸漸淤橋半沈沒存者又皆斷闕剝蝕過者不寒而慄每當春漲人皆望洋驚返當是時豈無有力者欲起而增葺之顧或搖於浮議而遲迴瞻顧或怵於艱難而糜費不貲卒無一慷慨而前者獨郭氏諸賢慨然以斯役之必不可已而實義所不容辭也遂合一族而共承仔肩焉於是解囊爭輸伐石鳩工不以激而加勸不因謗而中沮踴躍趨事撤其舊而一新之一稔而功以成向使諸賢不堅持其必欲為之力復聯其合族協一之心幾何不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而能成功如是其亟乎今邑中諸大興作兼修並舉使諸勤事者皆毅然不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一如郭氏諸賢之堅持弗懈協一相濟又何事之不可集何功之不可成也哉若郭氏者是可風矣橋長九丈九尺廣五尺高丈許七墩兩岸面鋪平石如砥礪儼為學前作案經始於嘉慶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訖工於十一月月中旬董其事者例得備書

重修先農壇記

邑令 楊際華 闕縣舉人

先農壇在邑南關外雍正四年前令程公元度建嘉慶十三年周公吉士修外壇內祠春祈秋報神妥焉民庇焉道光九年冬十二月際華來權斯邑歲修祀事命灑掃陳豆籩趨踰對越無敢懈今夏五月大水祠遂圯際華念

國家之重農也政事之首食也黔黎之以穀爲天也推原夫水耕火耨之始而報本焉故祀先農今使神無所臨祭無所設於禮則已疎於民事則已怠經之營之烏得而勿亟謹捐俸緡遴吉日鳩工庀材修築如舊規而棟宇加明牆垣增固凡興作三十有五日後工際華迺偕寮采率士庶迎神於祠而致祝曰蜡始伊耆祭隆先耆禮擇元辰爲穀祈實立暉配天尊無與極奉主祠官繫有司之職茲邑雖小民勤種植澆水畚山蕃稌藝稷惟賴神功以召和甘以驅螟螣而後豐年穰穰得普存之民力敬新厥壇爲神所憑依而降陟令無他求求民足食神果歆焉則必賜之德祝畢九頓首而退謹書其事於版道光十一年秋九月朔有四日

重修南浦橋記

邑令

龔士範

西安舉人

南浦橋距治南不一里橋水自竹山洞田北郭村鋪三處來源合流至此穿城北達滙大河是此橋爲一邑鎖鑰而由縣達郡道必經此則又往來衝要也橋建自元大德間以兵燹燬明洪武間邑人文泰卿重建正德間水圯邑人宋珊女良

貞捐貲復建萬厯間水又圯邑明府辛公圖猷重修崇禎間及

國朝康熙初圖猷子若孫相繼修葺兩次至康熙五十八年水盡壞雍正初邑令程公元度率圖猷後裔並邑人醵金合修逾年告成尙虛闕楹邑人楊垂遠等募助之迄今又百餘年矣風霜剝蝕山水激衝日卽傾圯行人病焉余承乏茲土目擊感懷念除道成梁有司之責因謀諸紳耆議捐廉倡率爲興修計翕然稱願爭樂輸資迺鳩工伐石並遴舉首事程督橋脚橋管仍其舊而補葺之橋面洎墩級闌檻撤其舊而重新之經始於丙申歲七月杪至十二月初竣工計共費錢五百八十四緡捐數不敷劉子名紱辛子敷韶復各於原捐外倍捐以蕙其事而宋氏珊與圖猷兩後裔亦俱輸飲焉今年三月邑明經郭公光笏等請記於余時當春水滋生余因公經行其間見夫沿隄草色碧映綠波而浦畔飛雲與往來人影交錯向之病涉者今則欣欣然如履周道因思浮屠氏八福田之說有識所不惑而以諸君子之好義樂輸與經理得宜其利人以垂久遠者善勞要皆不可沒也若余則藉諸君子之相與有成得免廢教之譏幸已何功之敢居哉是役也董其事者爲郭明經逢時韓茂才覲陳茂才濤宋茂才廷楠李太學祖錫郭職員明例得書其餘捐輸姓名並勒碑陰道

光十七年季春

樂頌書屋記

知縣 黃丹桂 金谿 進士

瑞麥之生兩穗紫芝之產九莖世不恒有造物者亦偶破其
 慳而出之人爭羨之復不容以力致之故足貴也萬載為江
 右名邑泉壑清奇所鍾毓多倜儻瑰奇之士文章氣誼之儒
 未易一二數頃者訪郭君星嶠於南康學署銜杯道故指座
 中客曰此辛柏坪先生吾邑之同年入泮者也具言同年入
 泮共十八人閱今幾數十年存者尚十有三前歲為袁某同
 年七十壽座上滿矣而我十三人者來而翩然望而皤然醉
 而頽然羣誇為天作之合遂重訂年譜剖貲數百就邑錦衣

坊構書屋顏曰樂頌弁置產為會課資以繼馬腦山房之勝
 焉因咨所謂馬腦山房者蓋其鄉先輩集同志十三人之所
 作也至今稱十三先生考宋之世文潞公偕富鄭公等為耆
 英會嘗得十三人馬腦之十三人殆景仰追蹤者歟而今者
 以希有之奇逢符不可增減之成數雖其間半以諸生老唯
 星嶠成進士然皆礪名檢能文章麗眉壽耆卓為一鄉之望
 既無忝於前賢而且向之十三先生成於人今之十三先生
 成於天兩相輝映間不覺後來居上蓋天巧過之矣倚歟盛
 哉曩余承乏太和既罷歸星嶠來涖斯任英風爽概邑號神
 君余兩人判袂時自分繼見難期已未幾星嶠服闋當補縣

竟毅然捨去改就南康鐸而余得造訪不可謂非奇緣也因
而得聞十三同年之盛益嘆其奇屈指余入泮之歲亦同爲
辛丑同出於胡豫堂夫子之門則更奇昔遠公結蓮社於匡
廬強致陶彭澤而謝康樂以心雜擯不與然後之談蓮社者
莫不有康樂在余固金谿籍不能濫廁於萬載十三人之列
幸獲爲文以敘之俾異日知十三同年之外別有一同年猶
之蓮社之外別有一康樂亦一段佳話也夫

重建雙虹橋記

知縣 郭大經 邑進士

倚學宮左畔有橋曰雙虹創於元季黃竹關舊矣有明洪永
間圯復修至成化乙未縣尹陳際重修之閱歲水又圯邑之
人以工之屢波也無有議而復之者行人病焉時宋先世一
鳳公獨挈貲登東西兩岸中立墩旁闢醜道二階級亭欄畢
具功其偉哉厥後宋族九疇疇子良彥以時修治越

國朝康熙間彥之孫復奉先志續修之雍正五年橋面亭欄悉壞
重鋪石新欄楯更覆以屋兩岸勒石尋作久遠計謀諸族得
四十六人偕於是歲取貲益廣積至乾隆嘉慶間頻加修
砌近復撤屋建袁亭其上高瓴飛楹左右列廛十有一百貨
雜陳鬻售梭織往來者幾忘鴈齒之拾級也夜則篝燈防步
躋其爲功於橋者美矣備矣夫橋之作也所以通行入作於
始者難作於繼者難作於繼而復作於累世子孫者尤難以

斯橋之扼市閩齧水衝其屢修屢圯亦云瘁矣故竹關後裔無能爲役浸假而聽於官官糜帑金騷民財卒無由善其後藉非宋之先世起而建之後之子孫因而重之曷克自明闕今上下數百年不煩官不役民而橋之屹然亭之巍然與學宮環拱美且備若斯哉此以知宋先世以心濟人大有造於邑者而其子孫克承先志猶兢兢廣濟人之心相引於弗替也是其世濟之美皆可傳也已或謂雙虹之名始於竹關之嗣或又謂宋公一鳳其字雙虹學宮泮池嘉靖間雙虹迭見僉又謂橋之瑞應要皆傳聞異辭而宋族之有功於斯橋固較然不可泯者余故撫實書之以爲邑之世行其德者勸道

光元年仲秋月

創建彥威書院記

郭大經

距邑城之西八十里許曰書堂在深谷中羣山蟠互西南卓筆尖秀插天際雖霽常有雲霧洵崑壑佳境也晉習鑿齒彥威避苻堅亂結屋讀書於此故名曰書堂具載郡邑志攷之史彥威爲桓溫別駕及苻堅陷襄陽聞其名輿致之俄以疾歸旣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召典國史會卒考古錄辨其無避地事夫輿致徵召當在得地安民時若聞寇而避轉徙他境尋幽結屋亦事理之常書闕有間傳聞要不盡誣也第晉距今久書屋興廢末由遠稽今居其地者爲張氏族焉歲七

西余料資興貲道經其地詢遺址則書堂祠踞其半餘皆侵沒爲田所存僅墨池荆榛蔓之余低徊太息安得有心者攘之剔之構數椽於斯以存先賢遺蹟乎越丁亥張氏謀諸族挈金數百以倡遠近響應遂購田拓復舊基傭工作庀名材構前後廳事二左右繚以廂列書舍十數庖湍具備門牖洞達遙與卓筆相拱向額曰彥威書院本志也今秋辛明經起人偕其徒張教軒來告屬記其事余作而歎曰善哉斯舉也自古學校之教莫先於鄉鄉而爲名賢所寄跡則興起尤易况以彥威長史才帝蜀削魏深得春秋之旨開紫陽之先其學術甚正氣節甚高不足令百世下頑廉懦立乎今書院之

建紹復遺蹟使流風餘韻常在人耳目間立意旣良厚居是院者因彥威之名思彥威之行得無感動奮發乎哉其必蓄道德礪廉隅學術氣節出處皆宜將尙友古人不難自一鄉善士基之然則斯舉也謂不忘古在是矣謂不忘古而善師古亦在是矣工興丁亥八月迄於戊子十月共費金一千有奇董其事者職員張明芳堂珩清元與景周秀中等例得書其餘並勒碑陰道光九年冬月記

見性堂記

郭大經

春秋繁露云性比禾善比米殆謂性之有苗如禾之有種要非遂乎生機究無以全其美善則養性養禾之說亦唯乘生

機自動而毋拂焉過焉而已論性之始莫先於仁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行有死人尚或殮之其哀矜惻怛之意若勃發而不自禁豈非有觸於中卽性之仁所見端乎昔先王本人性之善漸之爲教化大司徒令四閭爲族使之相葬而墓大夫令族葬皆得私地域一時邱墓之間任恤行焉豈其風會獨古哉蓋善氣之蒸不泯乎古今宋置漏澤園率由此歟我邑葬域昔良有司區四郊封之邇來因心堂施樁材俾得就近郊瘞埋意良厚已牟村爲商賈闐闐地客死無坏土多浮屠其貧不克葬者又乏營斂具或不免暴露慘偶觸於目卽感於心斯亦仁人君子所蒿焉傷之者乎今李君世華柳君承培邀辛君樹瀛宋君身修與柳平垣韓祥瞻郭甘泉鮑敘堂等醵金若干購近市荒坵爲義山徐權其贏息將次第施構以爲常商及余余亦挈館金助非敢市澤也人非甚不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有不油然而動瞿然起者余亦猶是心而已茲構數椽爲會計地額曰見性誠以禾無地不生性無人不具惟不自拂乎生機然後各全其美善者得以共全其美善尙慮區區難成乎哉又奚第區區能成乎哉

仰止書院記

郭大經

仰止書院者鮑氏爲族中子弟建也在西郊石版村蓋不忘先世發祥地云元季鮑御史干泗以直諫忤權貴挂冠歸訪

歐陽圭齋於瀏陽還經此村樂其山水遂家焉歿葬村之牛
眠岡後裔散居繁庶以富以教科名迭相望爲邑巨族至是
族督敘堂惻然恐遺蹟之就湮欲萃族子弟教育其間因倡
捐願輸者衆或議購舊宇急就居生徒房督茂才鍾山持不
可曰村北三台峯秀插天際峯半壁兩翅展抱中平曠數百
弓鷲峯末嶺聳於前龍江錦水滙於下其餘千崑萬壑目莫
能窮近瞰城堞市廛隱隱如撲地洵踞一邑勝槩地雖半屬
他姓而密邇祖居卽重價何傷僉曰然於是購基已就則經
營鍾山董其役中爲講堂後有廳前有庭左右翼爲齋舍夾
以兩廂緣以崇墉窗櫺洞達庖漏咸具所爲造就計者完且
美矣夫古之君子讀書講道必擇山水明秀之區近世學者
築室置田非不美瞻顧或偏喧闐或苦岑寂耳目所限性靈
窒焉茲獨遠違市囂淵然得乎境之靜迥出塵表悠然得乎
境之虛可以遠眺望可以發咏歌爲高明爲廣大非藏脩游
息之善地乎雖然境之靜者非學以盡精微則靜失其靜而
廣大何能致境之虛者非學以道中庸則虛失其虛而高明
曷由極今萃一族俊秀講肄茲山自必有淵然而動與心謀
悠然而虛與神謀者其務求所至焉主靜以立道之極涵虛
以觀道之通妙於境而不滯於境則聖賢之學胥於茲山寓
之抑又思鮑之先世以直諫名而又與理學名臣相友善則

當年置身君友間所爲植綱常而勸道義者淵源未遠無事
外求也幸得居近先人尙尊信而篤行之尊信則不搖於僞
學篤行則可馴於成功繼武前脩鬱爲時望名儒良佐彬彬
而出先儒云子孫賢族將大不大慰教育之盛心歟是役也
經始道光癸未某月閱明年某月告竣敘堂鍾山外若俊堂
躍如曦圓學川奇才源亭芝生皆竭貲襄事例得書其捐金
及田畝並勒碑陰道光十六年秋九月記時年七十有六

長漕水口橋記

御史 彭玉田 新昌進士

萬載東鄉長漕余同宗藝圃家焉其地山崇嶺峻溪深湍激
下流當四達之衝上接湖湘下通南瑞兩岸懸崖危削中多
亂石如牛喘如馬嘯如獅吼水勢益急行者苦之先是鄉人
袁姓曾架石梁藝圃隨其尊人朝紳過焉蹙然曰此橋不久
將圯吾老矣恨不能擴而大之爲久計歲戊辰橋果圯越七
載藝圃乃鳩工庀材因岸石爲基銳者削凹者填甃石成墩
南勢陡而隘利醜道北勢平而衰利架梁相陰陽而度機宜
費金一千六百有奇橋成計長六丈六尺廣一丈五尺經始
於乙亥冬竣工於丁丑夏由是車者徒者負且戴者幾不知
是水之深且急而相忘於涉之艱且慨然於藝圃之善承遺
志而不惜糜費以濟行人也徵記於予予不能以不文辭是
爲記

聯元書院記

盧煜 邑舉人

古之儒者既敬業樂羣又論學取友非徒博習親師也余自嘉慶丙寅歲肄業於灣溪之上達齋已歷有年矣見從叔副貢及暉優廩及暄郡庠及皞昆季與邑廩及泳郡增爾素爾訪邑增胡炳鎮郡庠元英翹楚胡廷元國學翹植胡蘭儒士及濂後杰李雨芳諸先生等共十五人相聯課文觀摩志切以同族同鄉之好敦相應相求之情久欲起一書院以爲志道之所如工之有肆然頻年升墟度原尙未卜吉甲申冬羣相鼓舞適於羅城烏泥山麓擇立書院屬余記之余雖才慙襪線言之無文不足以表書院之美竊喜其志定於前果克成於後也夫羅城居邑東北境爲晉康樂舊治山峙似屏水繞如帶前人每詒爲勝地孝廉辛畹堂前輩題詠曾有四面千峯合雙江十里鋪之句書院踞西南層巒疊拱羣流交匯縱不克媿美鹿洞鵞湖亦彷彿昌黎之依山龍河之面水焉諸先生現存者五率其後之人終年課讀以時享祀世世講習永敦友誼將見今日相與聯師儒聯朋友聯兄弟異日必如貢少翁之彈冠待薦王文正之試屢高魁由是而班聯玉笥名聯鴈塔官聯鷺序實至而名歸洵足與古之儒者並垂不朽也敬書此以答之道光五年乙酉上元節

武廟先代祠善後記

王敬敘

邑歲貢

夫天生神武世澤篤慶其發祥之所自宜尊敬所必推恭惟
關聖帝君功垂炎漢翊佐

熙朝屢彰異蹟號稱聖神祀典之隆與先師並乃規倣 啟聖

祠制特建 先代祠禮肇三代爵封上公後海先河禮由義

起豈非典章明備邁往古所未有哉吾邑 武廟建於道光

甲申其始末具詳衛侯碑記顧正殿雖幸落成而先代尙闕

祀所非所以仰體孝思欽承甲令也爰集同心用載籌畫或

輸衆項或解私囊庀材鳩工不數月而葺事如式伸誠敬焉

夫吾邑邇來義舉頻興若 文昌宮寶興堂屹然與 武廟

對峙東西岸壯一邑觀瞻他如濬河渠修崇堰起文塔所以

培風氣而宏利賴者靡弗具舉故宦吾邑者仰神靈之式妥

展謁維虔眷川嶽之鍾英攬勝溢美謂此邦人心悅豫默召

休嘉其應時際會理固無爽茲祠其一端也斯舉也勸資得

四十六人計締造所贏尙餘貳百緡并兩廂歲租可永供香

火及修葺費是在擇人董理遞權子母歲會出納自可善始

善終垂諸久遠也謀僉同已謹誌緣起於簡端

重修學宮記

邑令

崔登鼇

壽張舉人

萬邑據江右上游山環鷺嶺水繞龍江奇秀所鍾代興賢哲
地雖偏隅其土氣文風與通都大邑相埒而

聖廟之宏敞自昔稱爲一郡之冠粵稽廟貌肇於炎宋歷及元明

數經更易

國朝乾隆壬申移建今址嘉慶辛酉重修越今四十餘年規模雖壯而風雨久剝傾圮時虞則修葺之宜急也壬寅孟秋余甫莅任訊吉謁學仰觀棟宇榱桷厯覽內外門亭次第興役將易以新詢諸董事乃知前歲七月闔邑紳耆稟商前任韓君彥章廣勸醵費已庀材鳩工擇能勸事矣自時厥後經之營之功逾三載費至萬金各董事勤其督稽謹其出入盛暑嚴寒必居肆所凡在工需用皆自捐自備弗取於公務期費歸實用是皆余兩年餘目擊心折而歎民不告勞宮牆漸就巍煥也維時譽髦欣欣向風癸卯秋闈辛君斌遂登榜首周君樹贊韓君觀及副車辛君有功同舉於鄉斯殆文明之嘉會而感應之先聲乎迺者中秋大工告竣正殿戟門新易磁瓦金碧相輝照灼雲霞次及前後祠廡堂楹露臺鬣牆凡關廟制學制均仿原式敝者改缺者補莫不大飾厥舊咸與維新黜聖丹漆各中矩度名之曰修功實創焉而千百年不拔之基視此矣邑縉紳問記於余余旣慚不文且愧未與經始而惟念垂成之易規畫之遠益信此邦之士氣文風大有卓越於尋常者由是而企聖域登賢關出入禮門義路處則飭紀敦倫於未用之先出則行義達道於旣用之會啟後承先有光學校永承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至意又豈特廟貌之崇爲一郡之冠云爾哉
是役也始事於道光辛丑七月訖工於甲辰仲秋督其成者
前知縣事韓彥章署縣事張文誥前任教諭鄧三升教諭陳
煥春訓導李健翎巡檢吳元理典史王棟董其事者倡修進
士盧昆鑾舉人郭光笏辛樹仁劉文毅武舉劉以成歲貢生
王敬敘龍臨汝廩生辛尊五督修附貢生汪茂楠武生林鳳
章張映輿職員陳守謙鮑承勳職監郭功晟辛東卓監生郭
林恭王簡心勸捐舉人周樹贊副貢生辛介福增貢生郭光
昕等捐貲勲事者甚多悉勒碑陰是爲記

龍河書院增置膏火田記

崔登鼇

歲壬寅予奉

簡命莅任康城下車伊始卽觀風試士講孝弟之經修忠信之實
思以爲吏治民風之表會文徵行樸茂可觀者甚多其翹然
特出者則龍河書院肄業士也龍河者通邑土籍之義塾因
瀕河而河名名之也時主講席者邑孝廉辛君辰雲世家宿
學令先君少宰筠谷師余曾忝爲門下士喜世誼之相得屢
詣院劇談訪養士化民之法辛君曰邑民安業士多廉隅自
愛誠得賢師帥因其恬俗而養育之易治耳爰委懷講藝竟
日而不知倦環顧諸生衣冠林立於旁竊羨君育英之樂予
亦維風之有賴以稍自異於俗吏面目也進詢書院章程乃

知舊有田若干畝師儒之館穀生徒之膏火悉取給其中近年城鄉從遊附課者衆租入不敷司計者苦之現邑人士勸捐增產前任張君文誥捐廉爲倡頗有成效予亦分俸鼓舞之邑之殷戶益慷慨樂輸增置田若干畝有奇申請於部議敘有差其中心好義不邀議敘者予尤獎勵之然則是舉也儒以道得民民以道易使吏以士勵俗一舉而三善備焉是故君子之不耕而食非素餐也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功可食也司化者患不能養士耳患鹵莽滅裂之報也歟若茲田也詎足爲稽古之榮唯以裕秀實之基云爾行見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峻茂之時刈者皆芳甸也種玉之一頃獲

璧之五隻理美之能當者皆藍田也禮耕義種之無荒性禾善米之有獲龍河書院洵大田多稼矣膏火云乎哉事竣首事楊羅峯高作楫劉履中張昺辛思誠等請記其事於石俱勸捐輸姓名田畝例刻碑陰書以質之辛君以爲何如也
先師聖誕釋奠記
學憲 孫瑞珍 濟寧進士

自民生以來聖人多矣而道莫盛於闕里自漢魏以來帝王之尊闕里者多矣而典莫隆於

聖代不獨京畿郡縣皆有廟堂卽山陬海徼里塾鄉校莫不恭設栗主以肅明禋蓋

聖天子尊 師重道雲漢作人之化與 尼山之教澤並億萬斯年永永淪浹也萬載縣學宮年久漫漶經多士葺而新之又
有職員鮑鍾瑞候選教諭宋鳴謙貢生郭如衡職員郭如磐
等各捐田若干畝歲支經費請於

先聖誕辰行釋奠禮此雍正五年通行之例而今之郡縣或有
行有不行焉夫後世嶽瀆神祇妄稱誕日簫鼓致賽徧於宇
內况二龍繞室五老降庭爲

至聖誕生之日可置令甲而弗行乎穀梁傳魯襄公二十一年
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公羊史遷年月各異闕里志則
八月二十七日然穀梁去聖未遠同爲魯人紀載必實而水
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必屬庚子無疑矣今萬載庠序之
彥若以適魯無由不得見

聖人之車服禮器卽於一邑廟庭時欲升其階陞眺其几筵爰
附庚子陳經之意以抒士林將祀之忱事非創行禮以義起
庶幾遵穀梁之說而於

國朝會典仍不悖也是則視學使者所徵叅末議也抑更有說
焉鐘鼓玉帛敬聖之文也趨蹌拜跪敬聖之迹也不愧屋漏
如臨師保敬聖之心也使徒循習虛名飾爲觀聽之具雖曰
登

聖人之堂而離道益遠矣諸生可不勉乎哉邑令崔君登鼇學

道愛人孚乎與頌允士民之請而請予爲記故述其緣起俾勒石以垂永久焉

學宮新建土地祠記

邑令

劉恒泰

沂水拔貢

廣厚者地也撮土亦地也共此延袤之中各自爲邱陵焉各自爲原隰焉則亦各自爲地焉故土神之在天下可統祭亦可分祀學宮之有土地也人才所由鍾毓也此其神當有寄焉凡州縣皆有專祠而萬載獨否其必有待而舉矣余去年承乏茲土於勸農問俗之餘周視原埜見夫近坊遠村水邊林下莫不虔土地之奉豚蹄麥飯歲薦馨香所以神地道而報土功者雖僻壤不遺矧其爲鍾毓人才之地乎今秋七月職員鮑君鍾瑞以狀來請於

聖廟塹外度隙地置祠焉予甚嘉之夫鄉曲之祠土地爲寶藏之興貨財之殖耳非惟報之亦且祈之今鮑君慇慇加意獨在於學則所爲報之所之者端爲一邑之人才而非徒徼一己之福也豈不偉哉顧或者謂狄梁公在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本朝湯文正公亦然茲反從而益之不虞瀆耶而非也夫不當祠而祠焉有其廢之莫敢舉也當祠而祠焉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若鮑君可謂明於此義者矣嘗見豪裕之家雕牆峻宇爲子孫久長計及其替也不轉瞬而爲墟反不若古廟杉松長畱伏臘俾後之人摩挲殘碣流連愾慕識作者

姓字於不忘也此又鮑君之達也今工已告成復以記請余故樂書其事爲一邑好義者勸

義豐倉記

邑訓導

盧

諤

瀘溪舉人

周禮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難阨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因其地之所蓄以待其人之所乏誠萬古救荒之權輿也周禮之法壞一變爲李愷之平糴再變爲桑宏羊之平準三變爲耿壽昌之常平平準與民無預惟平糴常平二法豐收歉散緩急不爲無濟其弊也或至肥吏而瘠民又不若朱子社倉爲盡善也社倉取常平粟始薄息繼蠲息擇鄉之有行義者爲掌隨歉隨貸既杜吏胥紛擾又免奏報遲留豈不甚

便但粟本旣出公家鈎校必由官府董事者因避事貪吏漸得以持權出納有侵虧買補有抑勒而社倉又不可行矣推原其故在不屬民而屬官失乎立法之本意也夫以官濟民不若以民濟民也邑共濟邑不若鄉自濟鄉也今欲學周官之散利必先效衛文之勸分富者稍出其有餘貧者可弭其不足穀本不資於官自申文註冊外一切聽之民凶則減價平糴豐則和價入糴輾轉而倉不虧且共處閭黨爲惠易周夫固有社倉之利而無其害也然則義倉爲可久已萬載人戶殷庶爲區者六負郭而居數千家地高灘激水旱時有救荒之法不可不豫道光十五年大憲檄州縣勸捐義倉奉

功令多者給職銜有差次則獎以匾額邑人士應命恐後各區咸有捐穀爲倉十有一所近城一二區紳士彌加踴躍上戶捐至千石次百石二三百石不等或折以錢匝歲之間通計不下萬餘石封君宋謨策子孫首捐至三分之二尤爲好義可嘉備邀

獎激如令又患囤積之無所也於城內文昌宮側購隙地數十弓卽以準穀錢建倉凡廩十有八規制宏敞所需器物惟備視各區十一所又加隆焉名曰義豐豐言穀義言舉也經理之法糶糴視豐凶出入謹參互倉有守籍有掌場漏有葺復以購屋所餘生息而畱爲善後董其成者爲劉君瑞生瑞生與余同年時方居閒無世道之責而情殷任恤旣出所有爲倡復竭力經營之務使水毀火旱之民悉含哺而後已後之人常持此念以時復加附益酌平糶常平社倉諸善法而去其弊以上合周禮遺意雖長無荒年可也劉君囑爲記因嘉其爲義而志之

兩以書院記

盧 猷

滄溟者涓滴之積也太華者卷石所崇也不涓滴無以爲滄溟不卷石無以爲太華凡物未有非積微至鉅者也吾觀兩以書院之始末并徵十二人之行事而深有感焉十二人者居同方學同術當舞象時橐筆應童子試相得也奮然興謀

道之念就邸中結文社定條約樽酒課藝迭爲賓主取以文以友之義名之曰兩以社夫少年意氣相高大都酒食游戲相徵逐豪者以勢貪者以利茲獨出世人所以之外而以古人之所以則其成人有德先定於小子之有造他日道明德立羣然有聞於世者未必非此舉基之洛邑之社以耆英萬邑之社以卯角事固遙遙相配也聞其建社之初人出貲錢四百子母相權積數十年累至千餘金後諸公相繼謝世而皆有令嗣克承先德道光二十四年劃其貲三之二就南城外建立書院面龍山枕仙嶺錦衣帶橫文峯筆秀奉十二木主其中餘貲復購學田喜有慶凶有賙膏火有資甚盛舉也而皆自曩之四百錢始方主人祀時郭公光笏年九十餘蒼顏鶴髮巋然獨存諸家子弟羅拜如禮迴思結社之初初不料成就至此此其所以可感也諸公或登仕版或膺 恩賜或蜚聲黌序固屬以文之效有鄧公者獨以布衣終而諸公不以是爲輕重道義切磋彼此無間此又輔仁之驗也於戲可以風已書院旣成以名社之名爲名而請予爲記因書其概以志企十二人者以齒序邑庠生乾隆甲辰 召試入等辛公塋郡庠生辛公紹基歲貢生郭公大暉布衣鄧公斯渤副貢生署江蘇豐縣知縣辛公啟泰歲貢生 欽賜舉人郭公光笏郡庠生辛公玉成邑庠生郭公樹藻邑庠生易公光

達增貢生辛公元展廩膳生張公方郁附貢生直隸興國場
大使郭公如泰

昌黎書院增建萬載學齋記

盧 欽

袁郡昌黎書院在宜春臺下秀江後繞袁山旁峙境地開朗
瑰奇萬狀四邑來學者歲數百人郡守拔其尤餼之聘山長
教授其中古州序遺法也院之興廢前人具記之矣舊制址
羸規縮士衆或不足容有店樓而寺託者三邑即其旁先後
增立學舍士至如歸惟萬邑猶尚有待柳翁滋揚好義士也
奮然起謂其子曰書院為陶才地所闕甚鉅吾鄉有學邑有
學房舍皆廣而昌黎獨不加擴其何以宏獎風流乎吾老矣

汝輩幸卒成吾志無何滋陽翁歿其子太學翹豐暨弟德暉
奉遺命請於官就院西北偏增建萬邑齋舍道光庚子興工
越明年春季落成上下為堂二深七筵廣五筵中為亭一深
四筵廣如之左右為房八門窗豁達後有小廳右旁為庖湍
四圍繚以牆垣花磚璀璨闌楯參差太守沈公題額曰樂育
羣英勝舉哉因思有力之家巍樓曲榭壯一己之游觀繆者
或妄希福利侈梵宮琳宇飾茲獨不慕豪華不祈佑報惟以
恢宏學舍為務此其殷情庇士實有過人之識非漫然為此
結構也夷考韓公年譜元和十五年春移刺袁州九月召拜
國子祭酒是公之在袁僅數閱月而流風餘韻千載猶存諸

生能自得師履公過化之庭必當有鼓舞而興者公之言曰
業精於勤荒於嬉又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畚奉此語以
從事他日爲通儒爲名臣英聲茂實皆於此齋乎裕之斯不
負增建之美意也今夏四月翹豐德暉來修士相見禮述遺
命出圖請記余謂父命洵善矣其子能卒成之舉千金脫手
不恡亦行誼之可風者爰附書之

安泰義倉記

府學 吳朝鳳 都昌 進士 教授

嘗考朱子諸社倉記各因民風土俗使知孝友睦婣任卹之
理此聖賢寓教於政因利利民之盛心也然意美而法未盡
行非其人官查吏索不勝其擾反以累民故積貯備荒莫若

聽民自爲本社倉之意而不以官與其閒斯民樂從矣萬邑
山多田少民食多仰給鄰縣一遇歉歲卽甚難支自道光辛
卯疊遭水旱邑紳或請官穀或運商米平糶民困稍蘇然非
久長計也戊戌各憲勸建義倉監生辛基琇聞錫榮首出貲
應命并具輪冊邀邑紳湯譽光等勸捐遂有曹世植捐錢千
二百緡厥後輸穀者或數百石輸錢者或一二千緡事以大
集立倉於城內九仙宮名曰安泰此非本社倉之意聽民自
爲而民樂從者乎而余尤喜諸君子能敦任卹之誼與仁讓
之風以濟其鄉里以無負各大憲因利利民至意自茲以往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相生相養歌詠太平何其盛也其

始終協力務俾可以持久或各舉所知或共推物望以老成爲幹廉以公正集綜核上不忤官長下不困貧窮永永年代積貯無虧其造福不更大哉夫倉之在官不如其在民也然以捐輸之多寡定獎勵之等差每年出納蓋藏又報官鈎考是在民一如其在官也則謂今之義倉仍卽朱子之社倉亦無不可所有勸捐經理捐輸名姓置買田租若干與議定條規具於別錄茲不贅

龍雲書院記

韓 覲 邑舉人

書院古庠序制自省而郡而邑莫不設以造士而一邑中或城或鄉隨地分建俾學者各從所近以藏修游息於其間以無失乎黨庠術序之意誠善舉也吾邑自龍河建後英才輩出蓋萃城鄉之秀而造就之然肄業者多城居遠鄉或以負笈爲艱取錄後一領月費輒不前各區書院之設尤不可已龍雲書院者故孫家腦辛氏業也地當四五區之中枕高阜帶清流巖居川觀天開講學勝境四區及上五區之有宿望者擬購以課衆子弟而苦乏貲財鏡山陳縣韻與謀以告其母吳孺人孺人曰此義舉汝父賁志久矣不可以不倡因首捐千緡命偕弟勲從事焉於是輸者四應合貲產約若干乃購基經營爲堂屋三重後祀文昌前講堂又前門塾大門左右書室若干翼以二堂爲輸戶報功所氣象軒敞規制靜穆

咸拭目而觀兩區人文之盛也工未旣輸不時至縣韻兄弟復捐千數百緡以蕙之事起道光壬寅閱四歲始竣 旌獎有差是役也非陳母但首不能興非衆君子集腋不能舉非縣韻兄弟合尖不能成功並不容沒云抑余嘗取其名思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各從其類也今書院議一倡而千緡從焉數千緡又從焉義之從類章矣而况親師取友性命相孚者乎今日同堂講貫相期爲端士純儒此類也異日同朝協恭相勗爲良臣名宦亦此類也在院諸君勉乎哉爲師者務以正學爲倡爲弟者務以篤信爲從則人材蒸蒸出處皆有以自見庶不負立院造士之意昔華歆邴原三人爲一龍况合兩區英才以同歸聖賢之學其爲龍也多矣一旦得雲雨都非池中物其慎擇所從無貽割席之譏而噓氣成雲咸爲時作霖雨焉則所成豈但一鄉之善士已乎爰樂而爲之記

恆豐倉記

韓 覲

吾邑公事漸次舉行惟荒年運米平糶緩不及事自非綢繆未雨詎免邑有流亡積穀備荒尤不容已道光乙未制軍頒示義倉條規令民隨地置倉各保其鄉以免牽制官吏不與以防侵尅法誠善也嗣奉各憲勸諭人情踴躍一時城鄉市鎮建倉凡十二所雖所貯多寡不同而量地勢之遠近計人

煙之密疎要皆值偏災而可活本處之饑民四區恆豐倉十五都三畝士民所捐建也倉在白楊市歲丁未余偕陳君繇韻過焉見其地高爽巨廠四貯穀頗充堂宇房廊工堅料實稱美久之陳君曰是倉之起吾弟勲奉母命捐穀爲倡凡七百廿石吾兒龍光復邀同志辛炳楷張作培等於本畝勸捐計得錢準穀貳千八百緡有奇建倉費若干減糶折若干存餘若干具有籍事欲垂諸久遠先生其記之余惟事久則弊生常平社倉之利弊前人言之詳矣義倉始於長孫平歉則散之豐則斂之然立法行貸貸易則償難是亦不能無弊也茲惟歲凶則平價以出歲豐則別糶以入在民無取息之累在倉無虧本之虞以本畝之穀濟本畝之急則事易舉而亦可繼吾知一處有倉則一處無憂處處有倉則處處無憂豈非人事既至天不能災者歟所望經理得人時存利民之心永杜侵挪之弊而又早爲之計當屢豐告慶或推陳入新或糶三畝七變而通之以盡其利則積貯日盈自不至有虛名而無實惠吾爲恆豐倉言之而不獨爲恆豐倉言之也

古城腦山房記

李宗夔

邑舉人

邑東北諸墩羅城最廣兩水潑洄四山匝匝平疇萬頃曠宇天開相傳晉康樂舊治故以城名今城跡久湮而墩西二阜尙稱大城腦小城腦舊治之傳洵不誣也高氏聚族於斯已

歷數世大城腦實故業茂才炳麟金鈴以族多俊秀而苦乏
藏修所因集同志醴費建山房其地中為講堂後廳以居師
左右室若干以處肄業子弟束脩有費膏火有田所為造就
計者至詳且備盛矣哉昔之無力從師與獨學無友者皆得
質疑問難敬業樂羣從茲羅城高氏髦士其日蒸矣而余尤
羨其得地之美也自來縣治之建必擇山水形勝之區故衣
冠科第城中恆視各鄉為盛地氣固獨厚焉今治徙龍山雖
數百歲而故城地氣未嘗衰歇環十里內科名時相望矧茲
城腦勢若曲屏依憑孔固前對講書山文峯雙挺遠則末峯
入望氣象萬千近則釣石卓於水涯獅墻峙於水口凡茲城
之形勢何莫非山房之所有即何莫非學者之所有乎山川
歷目前英靈助文字豈虛語哉往者城中高氏嘗發科矣羅
城之高實與同祖而所鍾地氣又畧相當其必與城中高氏
代興而競爽焉無疑也是為記

下確文昌閣記

喻炳

邑舉人

治北三十里許地為下確予支祖廷珪公子孫聚居於斯者
迄數百載人煙稠密風氣樸淳有水曰奇江水口距眾居九
百餘步地平坦恰宜閣宇高建之可作關鎖廣建之可為造
就人材地前人有志而未逮也嘉慶丙子宗兄職員鈞藻與
鈞綸林壽首倡議建合族咸喜或捐財或捐工益以祠費八

百餘金閣兩寒暑告竣予嘗至而觀之閣以內像設居中瞻望莊嚴進講退修堂室咸具閣以外左山若紗帽翼然而高聳右山若金匱端然而靜鎮前則石筍凌空天然文筆其他遠峯送翠雙溪滙流屢屢蕩漾之觀恆令人低徊留之不能去云於戲地靈者人必傑然則斯閣也其以作一村之關鎖猶小其以成一族之人材實大古者家塾黨庠州序達於國學其地不同而教則一教之詩書以啟其知識教之禮樂以淑其性情是以學術醇而經濟裕處則碩士出則良臣也今吾喻所建名閣而實塾入是閣者藏修游息既得其所尚於詩書禮樂求之通經致用濟濟輩出爲家幹卽爲國棟以應地氣之靈焉斯閣其亦不朽矣夫

思永堂助卷費記

辛辰雲
邑舉人

賓興賢能有司事也何卷費足籌哉唐時州縣有資送驛所有祇候至鍾傳帥洪州猶歲貢士盛供張資送至三十萬則盛時可知宋代如貢士莊青雲莊產並官置有司優士如此何卷費足籌哉

國初令長尙有遺風鄉試屆期必設祖餞具船隻捐廉餽贖不言卷費而費自裕今此風不行已數十年矣士之困守寒窗者念首塗而意沮卷費抑又微焉鄉先輩憂之因是學宮考棚吳公講堂皆有程儀猶慮不給也又勸捐立賓興堂專戶

其事蓋舉有司之責均之邑衆視捐廉獨任者固較便矣然費多則驚者衆每文武錄科生監爭奔走焉而名試司馬者或且冒領而不行公財日以絀闈外有餘闈中人不給如故穆堂易君曰多而濫不如少而覈也用是有卷儀之助歲戊申捐高橋紹江田共七十八畝零呈官立案交賓興堂一區首士攝筦每科會計所入專發文科鄉會入闈買卷費此乃出之獨力而實有裨於入闈士不較諸醮衆貲而統發無別者意更美法更良哉抑余更有進焉夫義利不並域也邑故不乏素封邇來公事數舉捐輸亦各量力然其中或以議敘動或以報功勸則有利而爲之於義終無當耳今穆堂兩所不屑而獨爲一邑科第行乎心之不容已此純乎義矣夫純乎義者豈望報哉然自來培植人材子孫恆以科名顯昔范文正卜宅甚貴爰公之爲郡學後人食報迄今不衰與公產賓興其心一也吾以是卜穆堂之後必大也以吾邑富室之多使皆慕義而興焉將見卷費日充士之應秋賦上春官者宜莫不撫卷思奮興高采烈爲必售之文以無負助產之深心科第且踵相接也而助產之子孫亦必與邑人士競爽於無窮於以愧夫有賓興之責而不盡賓興之實者其庶幾修復古典以作養人材爲心焉是余作記之意也夫

樂育義塾記

辛辰雲

書院於四區龍雲爲盛而樂育義塾實先之乾隆中武孝廉
鮑君震岡上舍生歐陽德安高連雲以民之暱秀野處者往
往具慧資雅志奪於生計又距城遼濶雖有龍河書院而負
笈維艱爰商之同志合九畝建塾潭埠萃其秀教養之自是
慧資雅志皆得自遂游泮沼貢辟雍者相望也然公財未充
規模稍隘仍不免有向隅歎於是三君後輩履泰文蔚等復
聯畝衆醵多金胥兆楓樹嶺之陽而改築焉爲棟宇三進左
右書室若干後爲寢堂列捐戶名氏翼以旁舍繞以堅牆顯
敞巍峩倍加於舊於道光戊申落成餘貲增田產供脩金膏
火及考試花紅程儀卷價諸費所爲鼓舞作興者彌詳且盡
諸君草創樹基與繼起增拓之功俱不可沒也嘗讀詩曰菁
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序者謂爲樂育英才
焉夫君子以育英才爲樂則英才自以得所育爲樂瞻渠渠
之夏屋念締構之殷勤而因思昔之負笈維艱望城闕而窘
步者今則坐享其成安居肄業當必有因樂生感因感思奮
而以有儀自顯者此塾卽中阿也且其地踞全區之勝後睇
峯頂山湯周靈蹤在焉前面卓筆尖文峯天造左睇習彥威
書堂興尙友之情右顧龍岡書院勵爭先之志而又帶以長
川衍以平疇山水清曠靜觀自得洵育才之善域名教之樂
地矣由是歌采芹則泮水思樂歌鹿鳴則賓心燕樂育於館

爲吉士育於朝爲國植人文蔚起繼美菁莪豈直龍河龍雲
比盛已哉九畹者白水二楓林頭浩石水南汶江陂田石腦
背大埠頭各一其在事經理姓名人多不備錄與捐戶並勒
碑陰

竹渡石橋記

辛辰雲

距邑西十里竹渡其澤滙株潭梅源牟溪桃源谷源諸水其
地爲自邑抵牟村小源以達瀏陽往來所必經固廣川也亦
孔道也元大德間邑人徐信始建石橋明初圯於橫流里人
造浮橋以濟後更爲渡遇盛漲輒有漂溺患行者苦之有聞
公儀者慨然思復其舊而力難獨任商於牟村辛公金壽議

頓合改卜舊基下十丈許爲墩三管五長四十尋廣二丈二
尺經始乾隆癸未六月明年季冬落成費金凡萬有奇聞六
之辛四之蓋歷今八十五年矣二公宰木已拱橋尙巋然如
新則工料堅致可知二公遺澤之悠久更可知也夫輿梁徒
枉本有司事耳自官失其職其惰者聽民病涉而莫之省其
健者或私利官帑而役以病民卒之苟且塞責不數年病涉
如故其弊乃甚於偷惰故凡興作之事在官轉不若在民不
獨橋也顧人情莫不私財集腋且有恹色況人少力單竭中
人千家之產必不能矣今聞辛二公獨能不惜萬金同心合
志以爲行人利可不謂難矣乎登斯橋者其無忘所自而因

思昔人不私其富之心則凡吾分所當爲而力所能爲者宜莫不觀感而興起風俗之厚且基於是二公之遺澤又豈獨利涉已哉橋久無記會聞族輯家乘爰因舅氏釋松所屬而補爲之道光戊申季秋

皆有堂記

辛辰雲

孟子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事之可惻隱者莫甚於死尤莫甚於死而暴露其尸是以掩骼垂月令相葬著周官此先王所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漢時如曹褒陳寵在官葬積年露柩宋置漏澤園並得月令遺意而民間相葬不載令甲紀事者亦罕及焉豈人心不古若歟抑以心所同然不足揚歟何以厚民風而勸善行也邑四郊故有官地爲叢葬所諸先輩又創因心堂以施棺蓋兼周官月令之法而有之於貧民甚便然勢不能及遠自非鄉置一局安能使合邑窮黎送死無憾乎白水歐陽子豹念之用謀諸羣季梅鳳文炳諸君體先人樂善之心因推衆人不忍之心而倡捐其鄉其初釀貲本族施棺尙少旣而各村善士甘淥湯調和等聞風起輸資四集於是購田產置義山立堂爲會計所而顏之曰皆有列捐戶名牌於中事起道光己丑至甲辰而大集一切章程具詳冊籍蓋自是遠鄉領棺或至四十里而近之貧無以葬者皆得入土爲安一區之中庶幾無遺憾矣夫惻

隱之心不患不動患其動而旋置之坐使仁心見端可以擴充無窮者皆虛發而無成功其負此心實甚今在堂諸君殆能不負此心矣乎一族倡之而量力由近始衆衆和之而合力以廣推人人皆有之心遂爲人人皆有之事此無他務實其所動者而已矣由斯道也凡善念所萌一一求有以實之力足任以一身力不足合之羣族人同此心倡無不應世尙有難事哉吾願各區則而效之尤願諸君擴是心而充之興仁歸厚比戶可封此堂實基之矣子豹名文蔚明經與余善

崇文書院記

辛辰雲

崇文書院者 贈翁郭公禧堂偕同志崇祀文昌後人資之

成是舉也先是 帝君像安考棚有例祭無香火公以謀親友得廿六人合貲居積晨昏朔望胥取給仍以時致祭祭畢序齒燕飲歡若一家當時稱盛事焉已而諸老相繼逝歸然者獨文竹先生在後輩志意不一見貲羨或析去故先生冊序有慨乎言之惟十六家者志逾堅交逾篤生息亦逾饒於是胥字鳩工構廣夏崇文壇旁因以爲名今十三年矣會脩志公孫海門明經朝夕共事以冊屬記雲讀之深歎前輩興廢舉墜與後賢繼志述事之美爲不可及也夫自佛老風熾琳宮梵宇香花供養者恒經日無斷時士大夫亦波靡焉至文昌爲吾儒司命香煙冷落曾不措意其真也實甚諸先

生顧獨不惑異端致崇於所當祀可不謂明哉易曰文明以止此之謂矣而諸賢嗣並能恪奉成規彌務恢廣崇 文昌兼崇文學以培植其人才是前人志事引而愈長也孝孰大焉以

帝君主持文運忠孝垂訓諸君子用心若此獲佑何疑今卽前事驗之如公子星嶠先生以進士作名宰彭南垣公族一齋公家燹亭伯子孫並登科第文竹先生則身享高壽邀

恩賜諸家復濟濟多才貢太學列鬢宮者項背相望崇祀之報彰矣矧星嶠先生更光大前緒倡建 帝宮移安神像十六家

香火亦視昔有加吾知孝思所格人文日盛不但 贈翁子

孫方興未艾諸先生後裔必且極熾而豐則是書院也詎非帝君默相其成因以默啟其靈秀者乎方當島夷綏靖匪武觀文文章報國此其時也抑聞經天緯地爲文雕蟲繪藻亦爲文諸君子其善擇所崇如前輩之文明以止焉則學皆正學文皆大文鬱爲文棟應運而興此十六族世濟之美不將與元愷同升比烈哉視彼崇佛老求利益所得何如也十六公者恩貢辛學誠一齋歲貢辛炳昭燹亭國學郭世華禧堂邑庠郭泰均恕堂處士劉良梅先春國學郭定梧瑞亭國學彭英拔南垣 恩貢辛廷元升甫國學陳能泰至員邑庠辛煒斗軒國學郭聯漢騰軒例貢辛汝琳瑤圃廩貢陳經藝

圃 恩舉郭光笏文竹職員汪發壁勤齋邑庠辛岐瑞亭以齒序

興賢書院記

知縣 易炳晃 分宜進士

古者國學而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教化興所由風俗懋也萬邑多慷慨好義之舉鄉里族黨間建義塾尤多心竊慕之嘗至其地主喻觀亭家觀亭言曾集同志七人結同庚社亦將建立書院以課衆子弟聯世交焉余聞而愈慕之夫世俗交遊大都里巷相徵逐遊戲相慕悅啣杯酒接殷勤而已斯社之立乃志在學業期諸奕世誠異乎世俗之交能以義交者昔竹林有七賢而文潞公居洛曾爲同甲會談交道者

競艷之今諸君取友適合晉賢而命名以庚甲爲仁庚爲義古今人何必不相及耶吾知義重者志勇必能同心同力相與以有成也別後甫十年喻君果郵示請記則城西興賢書屋已落成矣夫古人以多賢友爲益今諸君訂交以義一日之雅期諸久要而卒成其志可不謂賢哉肄業其中者樂有賢父兄因思父兄所以訂交與所以期我後人者必將有過相規有善相勸德日進業日修在家爲賢子賢孫在國爲賢士賢臣賢哲之興起於是乎在賢能之賓興亦於是乎在吾以是歎諸君之貽謀者遠而教澤無窮是又竹林洛下諸賢計所未及者也世之結社者皆取法焉其有裨於世教風俗

豈淺鮮哉故樂爲之記同社例授四品柳君承培郡增生辛君錦河國學生李君乾載袁君錫麟晏君治穎相繼謝世存者惟余友附生喻君藩國學劉君廷樞兩人年近八旬皆玉面方瞳精神矍鑠成茲盛舉云

龍洲書院記

彭士模 邑舉人

龍洲書院在羅城故康樂舊治也先是合邑書院惟一龍河而邑分六區獨一二區附近餘皆遠處鄉村負笈艱自三區創建龍岡四五區龍雲繼之各鄉以爲便而六區顧闕焉何以稱人文之鄉哉適刺史盧翰坡守制在籍亟出金爲倡邀余偕同人勸捐合區子姓莫不踴躍得緡萬有餘千至道光

癸卯動工越明年而落成爲棟宇五重後堂祀先師左右學舍各二次暨西照亭翼以小廊次爲講堂左崇義堂右藏書室堂下兩長廊前起奎星樓左右客廳各一樓外爲門塾兩廂學舍各廿餘東司守所居西間倉屋二所廚房四繚以圍牆門首立惜字亭規制大備名曰龍洲以羅城西接盧家洲也餘貲悉置田畝以給師生館餼一切章程俱倣龍河其地踞全區之勝坐擁三台南則墨山聳秀北則錦水迴瀾學者藏修之餘縱厥觀覽可以助文峯之奇峻得波瀾之意度焉抑吾聞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者謹小慎微以立其體而後廣大高明以達其用昔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而諸

葛孔明一生惟謹慎可知道德事功歸本一貫未有任情肆
意而能成遠到之器者也惟文亦然必先謹守繩尺醇而後
肆焉吾願居是院者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則處爲修
士出爲純臣而文章亦足以名世吾龍洲人文豈特爲一區
光已哉昔以舊治之鄉而仍名城行且以一鄉之義學方駕
一邑之書院視彼龍岡龍雲或過之矣此余所深望也故樂
記之同事孝廉楊羅峯盧及芝盧介明經家先生才尹職員
李楨李樂行茂才高炳麟太學楊運機盧炳南彭之傑盧鏡
彭賢珮或以貲倡或以力舉例得書各戶捐數具列碑陰

咸豐倉記

劉文毅

邑舉人

距城北二十里爲白良四山圍黛一水帶橫遠望紅牆白板
掩映於參差綠樹之中而巋然中峙者則咸豐倉焉倉本袁
氏故居上下廳事二兩旁房舍十餘以其地居中也因便承
購修之整之堊之塗之覺亭軒逴峻疏樞厚豁煥然改觀論
者謂倉廩無須此蓋將本社倉法而變通之積累贏餘爲教
養兼行地也夫五區之鄉惟白良地廣而稱饒然第瘠壤中
彼善於此者耳非有如坻如京可稱足穀翁者也每逢歉歲
亦常告匱辛卯壬辰間至有恃觀音土作餐或飯芭蕉棕櫚
竹屑者鄉巨族憂之咸鳩穀祠倉爲備荒計於是楊子曉湖
袁子愷孚作而言曰族無虞一鄉能無虞乎巨宗鼓腹小戶

啼饑其忍之耶盍集衆力爲香山裘用咨鄉衆若敖子式鈞
袁子樹蕃袁君道建澤樹楠凌雲等踴躍勸輸不旬日得穀
若干石會韓明府奉檄建倉知白良業有成績請首其事乃
商買今屋鳩工庀材經始庚子仲秋越辛丑三月落成費泉
布約千金顏曰咸豐示惠普也余時以事過曉湖便道往觀
曉湖等因以記請余惟萬邑諸倉惟城中二所貯穀最多其
次莫如白良現存穀若干石買田數百把以較饒之地又能
厚積貯以備糶賑向之歉歲告匱者庶幾可以無匱乎况非
僅無匱已也數十年後以其贏餘拓倉基爲講業所且將廣
文公社倉法而人文蔚起焉然則曉湖愷孚之爲鄉里計者
固深且遠而同事諸公終始經營之力又豈可沒哉是爲記
恆足義倉記

聞宗彌

邑廩生

縣北十七都一畝與十八都六畝相距二里許村落毗連可
呼而應也聚族於中者豐田爲喻氏東溪爲彭氏下確之喻
裡源之曹高田之李阮裡之喻寄居者復有陳簡汪王四姓
其人多樸質而重鄉誼其俗務節嗇而謹蓋藏皆土著也道
光乙巳因太吏 奏立義倉吾邑應者疊起於是職員喻鈞
藻增生彭鉞監生喻含英庠生汪廷藩王樹槐儒童曹金泮
邀兩畝士庶踴躍捐輸得錢千一百緡有奇穀五百七十餘
石相地於圳上文聯書院右構屋五楹列兩廊廊各二倉又

置田歲租咸納其中現貯穀六百餘石名之曰恆足事既集
董事諸公請余記之管子曰倉稟實而知禮節故正德與厚
生道必相輔而行曩余授徒文聯里中來學者輒爲余道前
輩壇坫之盛引掖後進之殷今諸君子復推廣其意而建倉
於其側庶幾教養並舉矣乎夫學每患其自足食則不可以
不足也合兩箇之人仰給於六百餘石之穀其未必足也明
矣雖然恆久也又常也學者必日積月累自強不息而後可
成其高大惟穀亦然朱子治南康請穀六百石不十年而五
倍其息恆之效也誠本吾學積累之功通之以爲積穀之法
推陳出新生生不息且復持之以久貞之以常不以不足者
自安而因以漸幾於足吾知學以日積而日進者穀亦日積
而日多行見兩箇之中家給人足而聰明卓犖之士皆得所
養以益力於學以儲爲有用之才厚生恆於斯正德恆於斯
恆足之倉將與文聯之院並峙於不敝惠澤無已時矣豈第
備荒云爾哉

龍橋書院記

張居敬

邑廩生

龍橋書院者敬與高君在梁等十一人勸捐所建也地在五
區雲峯里環山帶水萬歲橋適當其下倚爲歸東故名先是
家大椿以創建事商予予曰此盛舉也如土瘠何姑集同志
諸君子謀焉則皆喜捐者響應會龍君沛霖叔姪有別業在

上游議取作基已立券矣衆以形家言力持不可乃改購今址故事購產者悔當罰金龍以義故不責償士論臆之至是庀材興役門墻高且固堂室齋廚以區計者三十有六旣蕝事擬將田畝租息及善後條規梓冊散給捐戶諸君子命予書其顛末弁所以諭來哲者予惟書院所以養士士豈無以自養哉文章根諸道德經濟蘊諸嘯歌不文繡而自華不膏梁而自飽此得所養之士也院中有此門牆以之增光創建者與有榮焉若文藝徒獵科名經術徒徼利祿衣焉恥不輕煖食焉恥不肥甘此失所養之士也院中有此門牆以之增玷創建者與有辱焉二者之間士將何以自處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予願游斯院者各善其所養無失書院養士之意他日出爲世用自不負夫

朝廷養士之意其有光吾里顧不大哉諸君子以爲何如是役也經始道光癸卯春月落成甲辰秋月糜泉布千有餘緡凡捐輸三十緡以上列牌報功下此備書於冊爲後之好義勸士一人者敬與高在梁家大椿龍沛霖外錢維日潘厥修高起河家佩紳漸遠楊吉貞歐陽觀皆有勞勩云

補遺

元夜龍河渡玩月記

張明德

邑舉人

去城北數十步有龍河渡縣所稱八景之一也更數武爲白
竹山予偕二三友人讀書其處正月望夜挑燈論文且飲且
歌飲罷相與攜手而游焉至渡頭挽舟溯江而上更放乎中
流兩岸之上燈光閃爍管絃嘔啞童稚之歡笑士女之嬉游
者不下千數蓋終歲之間不再見焉是夜也明月似霜煙銷
霧釋曠野清空極目無際予樂之甚徘徊乎其不忍去也久
之羣喧靜江風清月覺益明予時心境瑩澈萬感皆忘身立
江舟風帆之下心照天地古今之上不知月之在心心之在
月也予告友曰夫月衆人之月也樂則吾與子之樂也以今
之月而煙銷霧釋信能明矣使一時煙霧皆集月亦能明乎
以今之心而萬感皆忘信能樂矣使一時萬感俱起吾亦能
樂乎然則心無時不樂也而有不樂者譬之月也煙霧害之
耳友人曰於此可知治心之學矣請歸而記之以無忘此月

屏石記

張明德

高村里中有石焉拔起平曠迤焉寡儔高盈雉而廣踰丈面
西以展望之整端如巨屏然故邇李氏席上居李氏世稱屏
石云今年夏予讀書其地遍閱奇勝特愛是石日與席上昆
季盤桓其間高村僻在邑北溪山合沓縱廣殆十數里奇氣
所鍾是宜多有乃以吾所知者李氏才俊而外僅見此石又
以其生之僻也賞游之士不知問農夫漁父過而陋之惟李

氏悅之深世與居焉今更值予一見而愛玩不置其亦有分存其閒耶予因私念吾邑絕少佳勝如迤江諸石岸衆亦取而品目之以爲美景其不逮此石遠甚獨怪造物者不以此石公都邑而以私李氏也雖然造物之愛憎似與人不同人情尙奇衷喜諧媚故惟迤江諸石如牛馬熊羆宛轉自致始合其氣類若此石直方端慤於人世正不相當耳園林之羅列巾箱之取攜遇竹溪銀砦之工搜奇劂秀則貨而狎之此石安可干耶然則造物卽公之都邑人果能好之否耶宜此石之私昵李氏也嗟夫世俗好邪惡正下至觀玩之物亦莫不然可慨也已

白竹山房記

郭大經

城北里許白竹山房喬居張氏文社所建也地枕山在龍江東岸龍河之水自城來蜀水自西來合滙爲江江之口漾爲龍洲適當其前洲盈脩竹波光上下與碧影相虛涵不減渭川風景下流醜洞則虹橋偃臥波上其西南諸峯送青倚翠如檣如馬者環百若畫圖築室於斯洵攬江山全勝哉山名白竹舊結鎮龍庵中書公本初先生讀書其中以文章傾海內其嗣琢齋姻翁亦於是肄業中拔萃科游其門者皆知名士一時師友淵源至今傳爲家學自結文社凡十八人厥後庵就圯僧鬻於造船者敗屋數椽外鞠爲茂草余嘗與明經

帶江徘徊其地慨然思興復之不易也今帶江與翊亭諸社友先後歸道山存者僅晚籬恕持文瀾小鷺和齋而和齋具幹才悉出所積社中金購其地撤舊拓之構前後廳事二左右翼以廂旁列書舍庖湏具備門牖洞達前輩講藝之地復爲後人絃誦之所可謂克紹箕裘矣而余尤羨其啟後之美也古之學道者必擇山明水秀之區如范文正之長白石守道之岨嶫指不勝屈況勝槩當前前輩厯著成效者乎諸後進誠肆力於是時而藏脩則本初琢齋諸先輩淵源具在有餘師矣時而游息則虹橋在望躍然興題柱之志倚竹盈澳悠然悟有斐之修曠覽文波紫瀾浩然可接韓之潮蘇之海

將鴻儒碩彥皆可於山房寓之余於是爲諸君賀且私自幸焉人生少年英颯興自豪耳及情倦境遷感慨係之矣今諸君逾稀壽躋耄齡而豪情不減用能揚先人之清芬發江山之文藻可賀正未有涯余因迴憶曩昔與社中諸君子游有瞻儀範聞緒論者其一二長於余者也餘皆與余齒相若或同窗或角藝或聯事荏苒數十年忽不覺老至而耄及良用自傷顧猶獲與諸君放浪北城之野俯仰龍江之勝聚晤山房又添一段佳話詎非余之厚幸哉遂忘老荒欣然拾瀋記其顛末如此

存心堂記

辛辰雲

甚矣吾邑義舉之多也而莫勤於卹死者在城如因心堂在鄉如見性皆有各局並以施棺捐地爲務義塚所在多有故一邑中雖極窮無告從無露骸浮屠者何其厚也比修志將竣劉君湘夫辛君雁發以新買義山告詢之則又有所謂存心堂者事起道光壬午二君偕明經汪起鵬郭海門茂才易朝宣等二十四人人貲二千其初本爲培墓設憫無主之墳歲久崩陷或爲狐兔所窟也屆清明遣人四出封樹之中元夕則並官山諸塚設祀焉武庠劉君龍科實尸其事居積致饒手買田至五百餘把至是辛易二君接理爰購義山貲充將以施棺與因心諸堂爭盛矣昔曹褒舉射聲營停柩葬而

祀之韓魏公市并州田給民安葬並見稱史籍彼皆取辦官錢此乃捐自私橐爲尤難也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諸君存心若此可不謂仁哉抑余更有進焉子皮稱子產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是固然已然自古聖賢言仁必首親親而仁民之術莫大於好生故曰孝弟爲仁之本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養老卹孤馴至樂樂而利利而司徒之教比閭族黨州鄉葬僅居一親疏生死之間輕重判焉今世或不知事親視骨肉飢寒不卹甚且干戈操同室傾軋遍交游恬不爲怪及其路見露骸未嘗不惻然念之將無乍見者易感相習者不覺乎何不忍於死而忍於生厚於疏而薄於親也在堂諸君

萬無慮此余恐聞風則效者不得其存心之本以爲仁專在
是此外可恣吾志焉則仁之真晦諸君行仁之實亦不彰將
何以教民歸厚乎夫不忍死者之暴露與無祀此本惻隱之
自然感發非矯也吾願效法諸君者因是心而反求其本死
者可念生者愈不容偷死而疏者可矜生而親者更不容恕
則方寸肫肫生意彌滿孝友睦婣任卹相習成風厚者逾厚
佻者莫不歸厚太和元氣常在吾康樂卽子皮之言爲不虛
矣以此論仁庶有契於諸君所存而即因心堂以來諸君之
所存乎夫仁者存心固欲斯人同歸於仁必不樂

也余故揭其所欲言者以爲合邑告

